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一編

魂侶家庭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俗教育小叢書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通俗教育

萬里尋親記

魯濱孫飄流記

魯濱孫飄流續記

模範町村

大荒歸客記

埋石棄石記

孤雛感遇記

肉餘生述

冰雪因緣

兒童就學記

火山報仇錄

要聞

孝女討兒傳

苦兒流浪記

苦兒流浪記

苦兒流浪記

苦兒流浪記

苦兒流浪記

六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九角

七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七角五分

傀儡家庭

原書名 Doll's House
原著者 Ibsen

劇中人

托韋爾德赫爾馬 Torvald Helmer.

羅喇(赫爾馬之妻) Nora, his wife.

醫生蘭克 Doctor Rank.

林興夫人 Mrs. Linden.

尼爾斯柯羅格司達德 Nils Krog-

stad.

赫爾馬家之三兒 The Helmers'

White Children

傀儡家庭

昂那(三兒之保姆) Anna, their

nurse.

女傭(靄蓮) A Maid-servant (Ellen).

苦力 A Portor.

1 挪威文原本作 "Pru Linde."

2 挪威文原本作 "Anne-Marie."

地點

挪威首都柯尼斯加里亞 (Christia-

nia) 赫爾馬家(大建築內之一隔)

第一幕

居處佳適、饒有趣味、而裝潢並不奢侈
之一室。背面、右手有門通過廳。左手有

門通赫爾馬之書齋。中間陳鋼琴。(piano) 左邊壁當中有門。靠前面有窗。窗旁設圓桌。圍腕椅數事。並小躺椅一張。右壁朝裏有門。頂前面有磁磚疊成之火爐。火爐前置腕椅二。搖椅一。火爐與房門之間置小桌。兩邊壁上掛鏤版畫。裝飾架陳磁器骨董。小書架實華美之書籍。地鋪絨氈。火爐熾火。時冬令也。廊下鈴響。旋聞外邊門開。羅喇爲愉悅之色。鼻中哼哼而入。着出外服裝。將手提小包數個。放在右邊桌上。外邊門敞。苦力立於門外。將所攜之聖誕節紫聖

樹(Christmas-tree)及提籃。遞與開門之女傭。

羅 靄蓮。你小心把這樹(Christmas-tree)藏好。今晚上燈以前。別教孩子們瞧見。(取錢包問苦力介)多少錢。

苦力 兩角五分。

羅 這是五角。不要你找了。(苦力申謝而去。羅喇閉門。喜盈盈始終微笑。卸去外衣。自衣袋取出酥餅一袋。食一二塊。躡足至其夫門前。傾耳聽介。)是呀。他在家呀。(鼻中

復又哼哼，向右邊桌子走去。

赫（在己室）是我家雲雀在那兒叫

喚嗎。

羅（慌將手邊之包打開）是呢。

赫兜圈兒躑跳的，是栗鼠嗎。

羅是啲。

赫栗鼠是幾時回家的。

羅剛纔。（藏酥餅袋於衣袋且措其

口）你來呀。來瞧瞧我買的東西。

赫真麻煩。（少頃開門握筆於手探

首看介）買了東西來嗎。阿呀！

那都是嗎。小敗子又去撒了錢回

來呢。

羅你不用這樣。如今僭們出去些微

化幾個錢。也不打緊。好容易這回

聖誕節可以快樂一點。

赫哼。亂化錢是不對的。

羅哎。許我浪費一點兒罷。極有限的

一點兒就行了。怎麼樣。你不就要

賺大錢嗎。

赫不錯。從新年起。可是整整要盡三

個月的義務。纔有薪水。

羅怕什麼。這幾個月裏頭。僭們拖點

債就得啦。

赫 羅喇！(趨羅身旁戲擰其耳介)

依舊這樣糊塗。譬如現在我借了五百塊錢來。你在聖誕節下。一齊用光。等到除夕。屋脊上瓦落下。把我腦袋打破！

羅 (以手握其夫之口)住了。幹什麼說這樣嚇壞人的話。

赫 假如是這樣。怎麼下場呢。

羅 鬧到那步田地。誰還理會有債沒債。

赫 那嗎。債主怎麼好？

羅 他們？誰管這些。毫不相干的外

人。

赫 噢！羅喇！你是個什麼女子。好生想想看。我的主義你是知道的。不拖債也不放債。好好一家子。一

羅 (向火爐處且行且言)知道了——你愛怎麼就怎麼。

赫 (尾其後且行且言)怎麼着。我的小雲雀你別放下翅膀一溜煙就

走了。呵呀！栗鼠在賭氣嗎。（取出錢包）羅喇。這是什麼？

羅（連忙轉身介）錢！

赫拿去（給彼紙幣數張）自然聖誕節下要用種種的東西。我知道啲。

羅（點數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嘎！多謝。多謝。有這樣多該殼使了。

赫但望殼使才好。

羅實在殼了。你來這兒。瞧瞧我買的東西。真便宜呢。你瞧這套新衣和小劍給伊瓦的。馬和喇叭給波希的。娃娃和搖籃給顏米的。不過是

平常的頑意。橫豎一會兒工夫。他

們就要弄毀。女僕們就是衣服和

領巾。唯有老媽媽（昂那）我想給

他稍為好點兒的東西。

赫那包裹是什麼呢。

羅（喊叫）呔，你不要動，到晚上纔許

你瞧。

赫哦！是了。小怪，你告訴我，你自己

買了什麼來呢。

羅我自己嗎？咳。我什麼都不要。

赫傻話。你想要什麼。儘管講。

羅不當真不要。——我說下

赫 怎樣？

羅 (弄其夫上衣鈕釦不對彼看) 你若當真想給我買什麼。那嗎。啊。那

嗎。

赫 怎樣？你說呀！

羅 (急言) 你折錢給我好了。隨你意思給多少都可以。後來我要什麼。自己會買去。

赫 但是你——

羅 哎。請你就這樣辦。好人。就這樣辦罷。你把錢給我。我用好看的金紙包起。吊在樹上。(Christmas-tree)

你瞧我想的怪妙罷。

赫 我問你時常拋錢的雀子。喊做什麼。

羅 知道啲。——不叫敗子嗎。但是求你照我說的辦。是這樣。我好得空兒想想。先買什麼。這不頂好嗎。

赫 (微笑介) 對啦。假如給你的錢。你能存下買東西。那有何不可。但是你都添補家用裏去。或是買些無益的東西。化完了。又抵着我。要。啊。啲。你——

赫 是我說瞎話嗎。(以一手摸羅介)

這樣一個可愛的小雲雀。可是化錢真沒數兒。像你這樣小雀子養一個。要化多少錢。向誰講誰也不信。

羅 住了，胡扯些什麼。我能剩下幾多就剩下。

赫 (笑介) 好的很。——能剩下幾多就剩下。——可是總沒見剩下。

羅 (爲安靜滿足微笑之態鼻中哼哼) 哼！眼前教你知道。這雲雀和栗鼠。化費了多少錢。

赫 你是個怪人。恰好像你父親一樣。

時時刻刻想錢。可是想到了手。便像指縫裏漏了一般。轉眼就沒了。也不知道做什麼化的。雖然你的根性如此。是這樣血統傳下來的。我告訴你。這種事情是遺傳呢。若是我父親遺傳的。到願多多的遺傳些。

赫 這又不干我的事。隨便怎麼都好。你還是你的本來樣子好了。這樣嬌滴滴、好像可愛的小雀子叫喚。不講這個。——怎麼——你像——

羅 怎麼講好咧。——今天很不對呀。——

我？

赫 哼、你對我瞧。

羅 (向赫看介) 怎樣？

赫 (連指帶說) 你今天吃了什麼不

好的東西罷。

羅 那兒有的事。

赫 沒打糖菓店經過嗎。

羅 那有這回事。真是——

赫 沒嘗過菓子霜嗎。

羅 瞎扯。誰做這些事。

赫 沒嚼一兩塊酥餅嗎。

羅 沒有啦。

赫 是了。是了。我不過講着頑兒。

羅 (向右邊桌子走去) 你不教做的

事。我怎麼會做呢。

赫 不會不會。何況你發過誓的。——

向羅前且行且言) 是了，你守你

的聖誕秘密。把紮的聖樹(Christ-

mas-tree) 擺出來。就都明白了。

羅 你記得約蘭克先生嗎。

赫 忘了。這到不要緊。他自然會來。今

天他來了。知會他一聲就是。我已

經定做下頂好的葡萄酒呢。你那

兒曉得。我從幾天前就巴望到今

兒晚上。

羅 我也是這樣啦。孩子們不知道喜歡的什麼樣兒呢。

赫 嘎！確實地位有了。錢也掙得着了。令人好不揚氣。想起來不快樂嗎。

羅 啊、真料不到。

赫 你還記得去年聖誕節的事嗎。整整三個禮拜前。你天天夜間。躲在屋子裏。熬大半夜。忙着做花紫樹。要驚嚇驚嚇大家。我那時候乏的。真是生平沒有過。

羅 我一點兒也沒覺得乏。

赫 (微笑介) 可是結局什麼也沒見着。

羅 咦。你又想拿這件事來打趣我嗎。教我有什麼法子。讓貓進去都給弄毀了。

赫 真沒法兒。怪可憐的。但是你爲大家喜歡。忙的什麼都不顧。你的心思算用盡了。如今喜的是苦日子已經過完了。

羅 咦。真想不到。如今我也用不着獨自一個坐在

這兒納悶。你也用不着累你可愛的眼睛和尖蔥蔥的指頭夜裏做活！

羅 (拍掌介) 可不是，我也用不着那樣了。咳，想起來真正奇怪。(拉其夫之腕) 所以現在我想同你講講，我的意思，聖誕節過了，以後過日子的事，怎麼打算！(廊下門鈴響) 啊，鈴響。(且整理房內且言) 有客來了。真麻煩。

赫 對客講我不在家，不要忘記。

露 (立門口言) 夫人，有客來瞧你。

羅 誰呀，請進來。

露 (向赫言) 先生，醫生可巧也來了。

赫 到書房了嗎。

露 是的。

(赫爾馬入書房。露蓮引客入。林

興夫人旅行服色。露蓮閉門。)

林 (怯然躊躇介) 羅喇你好呀。

羅 (詫異貌) 你好呀。

林 你不認識我了罷。

羅 呀，一時——哦，是了是了。——必是——

(頓時精神振作) 嘎，怎麼弄的，柯

尼司綦那！當真就是你嗎。

林 是就是我呀。

羅 柯尼司綦那咳、怎麼我會不認識你了呢。一點兒認不出來。——（益軟聲）你的模樣改很了。

林 自然相隔上十年了。——

羅 相隔有這許多年嗎。哦、是有了。這八年裏頭我到很順氣。你此刻來了。這樣三九天。多遠的跑來。你真可以。

林 我今早輪船到的。

羅 聖誕節下想快樂快樂。不是嗎。好咧、僭們好好的尋一尋樂。請把外

面衣服脫下罷。不冷嗎。（僕役脫

衣介）僭們挨着火爐旁邊坐下談談罷。你坐這扶手椅子。我坐這搖椅好了。（捉林興之雙手）可不是、還是從前的樣子。乍見彷彿不像。——可是顏色已覺蒼老些。大概也瘦了一點。

羅 林 變了老太婆了。

老 是老了點。——那會就老太婆。——稍爲一點。（突然話止改莊重之態度）阿呀。我好不省人事。只願說白話。——柯尼司綦那請你原諒。

林 什麼呀？

羅 (軟聲言) 可憐我忘了，你不是寡居嗎。

林 是，我丈夫三年前不在了。

羅 是是。我在報上見過。很想寫封信給你。不湊巧生出種種事來。就閣下了。

林 羅喇，這個我深曉得。

羅 噢，抱歉的很。你實在可憐。光景也辛苦。沒丟什麼給你嗎。

林 什麼也沒有。

羅 可丟孩子呢。

林 沒有。

羅 任什麼都沒有嗎。

林 就是什麼沒有。心裏纔沒得掛念。沒得盼望。

羅 (視林作不審貌) 喲。柯尼司綦那，你怎麼會這樣呢。

林 (愴然微笑以手撫髮介) 咳。羅喇，這樣事常有的。

羅 孤另另的一個人！還用說害怕。我有三個孩子。怪可愛呢。現在保姆領他們出去了。不能來見你。不講這個。你的話細細對我講講。

林 哼，我想與你敍敍。！

羅 不行。我要你先講。今天我懶得講那些自誇其德的話。一心祇想你的事。是呀。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但是。你大概聽見說過了罷。僭們走了好運。

林 沒有呢。怎麼着？

羅 誰知道我們家裏他做了合資銀行的經理。

林 你們先生嗎。真正好運氣。

羅 可不是。做律師是沒定準的事。若是少須沾一點曖昧事情就不辦。

那更不行了。我們家裏不用講是

最厭惡曖昧事情的。就是我也是這樣。所以這宗職業。到底不能幹。你想這回我們喜歡的什麼光景。過年他就了職。拿很大的薪水。另外還有分紅。將來我們可以換個新新樣的生活了。！真是我們愛怎麼過就怎麼過。呵。我真爽快。真幸福。有很多的錢。什麼焦心也沒有。不是嗎。

林 是呀。要甚麼有甚麼。可不幸福呢。不光是要甚麼有甚麼。錢堆的山

高。掙沒數兒的錢。

林（微笑介）羅喇你的毛病依舊未改咧。偕們同學時代。你就好化錢。

羅（態度沉靜微笑介）是呢。托韋爾德講我還是從前樣子。（連指帶說）但是我羅喇不見得就是你們大家猜想的那樣昏蛋。當真我是那樣敗子嗎。何嘗不夫婦倆魚兒水兒的幫着做。

林你也幫着做嗎。

羅可不是做點細活計。或是編東西。或是刺繡。諸如此類。（有意味之

口氣）還尋點別的事做做。你知道的。托韋爾德結過婚。就不在衙門裏當差了。一來是沒有什麼出身。二來要多掙幾個錢才覈化。但是我們結婚那年。一年中間。他勞累太過。從早到晚。辦理許多樣的事。隨後身體就撐不住病倒了。病是很危險。醫生講非得到南歐洲去療養不可。

林不錯。你不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嗎。是的。可是出這衙門。很不容易籌畫。伊瓦剛出世過後。去是自然去

了。快樂也真快樂。並且救了托韋爾德的性命。就是化費嚇人。柯尼司綦那。

林 那是啲。

羅 一千二百\$合二千四百塊呢。還輕巧嗎。

林 有這樣多錢使。也是你的好福分。

羅 這錢是從我父親那兒弄來的。

林 是呀。你父親不就是那時候不在的嗎。

羅 是。就是那時候。誰想道我竟不得去看護他。那時伊瓦快要出世。一

天一天的候着。等到這件事了結。

我們家裏有病在身。我要跟他一道去。可憐我那疼兒疼女的老爹。爹就此看不見他了。咳。我出嫁之後。就算這件事。心裏頂難受。

林 是。你是最愛你父親的。隨後你就到意大利去了嗎。

羅 是的。僭們有了錢。醫生再三囑咐。

一個月過後。就動身了。

林 隨後你們先生全愈了嗎。

羅 養得似鐵打的一樣了。

林 但是——剛纔那醫生？

羅 他怎樣？

林 恰當我來的時候，你的用人不是

這樣講嗎！

羅 哦。是。是。蘭克先生，他不是來瞧病

的。是我們好朋友。每天如此。來我

們這兒敘話。托韋爾德從那以後。

一次也沒病過。孩子們也都旺相

神氣。我也怪好的。（躍起拍掌介）

柯尼司綦那人能活着。而又幸福。

再好也沒有了。呀。我真昏了。怎麼

祇管敘自己的事。（坐面前腳踏

上兩手放柯尼司綦那膝上）嘎。

你千萬別生氣。現在要聽你的了。

你不愛你們先生。當真是實事嗎。

那嗎。你爲甚麼嫁他呢。

林 那時我母親還活在。病的不能起

床。兩個兄弟也得我照應。所以他

來議婚。我看做是幸事。想我應許

他。乃是我的義務。

羅 是的呢。想必他那時有錢罷。

林 局面是很好。但是他的職業。不是

長久穩當的。所以人一死百事都

隨着完了。甚麼也沒丟下。

羅 後來呢！？

林 後來自己籌畫開了一會子店。又

辦了一會子小學堂。能幹做的事。都試了試。這三年裏頭我沒一時一刻閑着。但是現在難關已過過了。所紀望的母親。他已去世。用不着我了。兄弟們都有職業。各人也都自立了。

羅 呵。你可自由了。

林 那會呢。羅喇。蕭條至極。並不是爲那一個活着。(悵然起立介)所以那樣邊鄙地方。不耐煩再往了。心想來這兒。多半可以謀個實在有

益的事。不論甚麼都可以。想找個

長遠事做做。只要有一定的地方就好啦。——譬如公司裏面的事。——但是柯尼司綦那。那都是辛苦事。瞧你已經辛苦毀了。不如到溫泉地方養息養息罷。

林 (向窗邊且行且言)羅喇。我沒有

老子給我錢。

(起立介)呀！你可別見怪。

林 (向羅前且行且言)羅喇。到是我唐突。求你別見怪。像我這樣倒黴的人。真正難說話。又不是爲旁人

活着。就這樣模模糊糊的拉長下去。如何得了。第一日子不能不過。所以不由得不講利己主義。我一聽說你們走了時。——說來怪害臊。——我替你們喜歡還在次。我自己真喜歡的不了。

羅 這話怎講。哦。我懂得了。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家裏替你爲力嗎。

林 是。我是這樣想。

羅 自然要他出力。這件事都交給我。是了。待我想件有趣的事。對合他的意思。幫你辦的冠冕好看。愛。我

實在想替你幫忙。

林 承你的美意。講美呀。你的天性真純美。不知道世上艱難。

羅 我？我不知道——？

林 （微笑介）哦，是的，不過一點細作手工罷了。簡直一個嬌娃娃。

羅 （昂首徘徊介）啊喲。你別這樣藐視人。

林 不是嗎。

羅 你也同旁人一樣。你們大家都把我當作一個不能幹正事的人嗎。這個——

羅 你當我簡直不知道世上困苦嗎。

林 羅喇，你把你的困苦都講來我聽聽。

羅 咳。——那樣無謂的事，講他做甚。

林 (軟聲) 有件大事，還沒告訴你咧。

林 大事？甚麼事？

羅 我知道你藐視我，但是你沒有這權力。你所誇口的，就是爲你母親很辛苦了許久。

林 我從來不藐視人。至於我能殺送

我母親的老，使他老人家安安樂

樂的歸去。這件事我一想起來，實在

可喜。實在可誇口。

羅 那嗎？你扶養你兄弟也要誇口了，

林 不應當嗎？

羅 應當應當。現在該我講了。我也有

可喜可誇口的事咧。

林 那是自然。甚麼事講來我聽聽。

羅 哦。不要叫喚。教托韋爾德聽見了。

可了不得。這事件無論怎麼不能

教他知道。——無論誰不告訴的。——

只許你一人知道。——

林 是甚麼事？

羅 你過這兒來。(讓林坐身旁沙發

上)可不是！我也有件可誇口
可喜歡的事。我救了托韋爾德的
性命！

林 救了他的性命？怎麼？

羅 到意大利去的事。我不講過嗎。若

是不去意大利。托韋爾德準死了。

林 是你講過。——你父親幫助你的錢。

羅 (微笑介)可不是。從托韋爾德起、

沒一個不相信。但是——

林 但是怎麼？

羅 父親何曾給我一文錢。是我自己

籌的。

林 你？都是你籌的？

羅 一千二百\$二千四百塊。你講怎
麼樣。

林 呀。羅喇。你怎麼籌出來的。得了彩
票嗎。

羅 (作倨傲狀)彩票？若是這樣現

成的。甚麼笨人不會做。

林 那嗎。你從那兒弄來的。

羅 (鼻中哼哼作奇妙之微笑) Ha!

tra-la-la-lai

林 自然不能是借來的。

羅 不能借？爲甚麼？

林 你講的好。爲人妻子那能瞞了丈夫借錢。

羅 (昂首介) 那也不見得。只要稍爲明白事理。知道安排。有甚麼要緊呢。！

林 但是、羅喇、我不懂得。！

羅 你不懂得也罷。我沒有說是借的。光景因甚麼別的事賺來的。(在沙發上身向後仰) 或是那個崇拜我的男子給我的。便是這樣。又該怎麼。！像我這樣女子。！

林 羅喇、你也太傻了。

羅 你不懂得罷？奇怪的很罷？

林 我講、羅喇、你不有點鹵莽嗎。

羅 (復端坐) 救丈夫的性命講是鹵莽？

林 不是別的鹵莽。你沒有告訴你們先生。！

羅 但是若告訴他知道。恐怕於他性命有傷。你明白罷。他不知道他自己病到甚麼地步。醫生偷偷的來告訴我。說他生命危險。除非往南歐旅行。沒法子可救。所以開頭我用外交手段。這點成算沒有。那還

行嗎。我向他講。我想像人家年輕媳婦一樣。怎麼着也要上外國去旅行一踣。哭着禱着求他。我說是。你也體諒體諒我。可不要反對。就對他流露些意思。教他借錢。誰知他大不高興。講我輕浮。做丈夫的應分打斷我這狂念頭空想。——狂念頭空想。既然是這樣情形。我想好。但是救你性命要緊。於是拿定主意。就這樣做了。

林 你們先生沒有聽見你父親那兒提這錢的事嗎。

羅 沒有。父親就是那時候死的。本想

知會他老人家。教他不要說穿。誰知他老人家病沉重了。——可憐用不着止住他老人家的口了。

林 那嗎。當你們先生面前。簡直沒有講出來嗎。

羅 妙咧。你到底想些甚麼。那樣忌諱。拖債的人。怎可把這件事告訴他。何況托韋爾德那樣男子漢。獨立不倚的性格。倘若知道受過我的照拂。不知道要羞惱的甚麼樣子。定規鬧的僭們夫婦失和。再想這

羅 林

樣美滿幸福的家庭。是不能毀了。那嗎。你打算永遠不告訴他嗎。

(作凝思狀帶笑帶說)再看。將來或者告訴他。也未可定。——再過幾年。我也——沒這樣纏緘。你可別見笑。自然托韋爾德不會像現在這樣愛我。無論我怎麼躑跳。怎麼裝飾。怎麼做戲給他瞧。也不能討他喜歡。那時候有現成話。正好發洩。(突然話斷)咳。糊塗糊塗。到那步田地。那還了得。柯尼司綦那。我的大秘密。你瞧如何。我仍然是廢料。

林

嗎。就爲這件事。我很費一番苦心。想正經盡義務。不是頑兒的。借債的規矩。按年分還。每季給人家利錢。不拖不欠。實在不容易。因此我不得不自己熬苦。零碎攢着。不得不這樣。我不能教托韋爾德過苦日子。所以家用裏面。分文不能儉省。孩子們也不能教他穿的太狼狽去外面。所以我攢的幾個錢。都填補那裏頭去了。苦了你了。羅喇。這樣看起來。都是你零用裏省出來的。

羅 自然歸總一切都是我一手辦的。家裏他給錢教我做衣服買東西。我從沒用過一半出頭。總檢簡便的買。幸而好。我無論穿甚麼都合。所以托韋爾德也不在意。可是有的時候實在苦。柯尼司綦那。誰不愛穿呢。你想是不是。

林

那是自然。

羅 這且不講。除此而外。我還從旁的地方弄錢呢。去年冬天。真是好運氣。有人找我脗寫許多東西。天天夜裏熬大半夜。埋着頭寫。常常倦

的撐不住。但是那樣忙着掙錢。心裏是很爽快的。覺得自己簡直是個男子漢。

林 你一共還過多少。

羅 這個記不十分清楚了。這種事件。很難料理清楚。我只知道熬省着攢起的幾個錢。都給他了。時常弄的不知道我那處好。(微笑介) 達那時候。我總坐在這兒想像有個有錢的老頭子愛我。——

林 啊！是那個？

羅 那個也沒有。——那人死了。開開遺

瞞一看。寫着很大的字。「我一死。我所有的財產。即刻交給他親愛的赫爾馬夫人羅喇。」

但是羅喇你講的是誰呀？

羅林

啊。啊。你不明白嗎。並不是有這個老頭兒。不過我每逢沒法子弄錢的時候。獨自一個這樣胡想。但是現在都用不着了。——無聊的老頭兒。有甚麼事找我。讓他那兒等着好了。我沒有用着他的地方。也用不着他的遺囑。因為我現在甚麼焦愁都沒有了。（跳起介）嘎。

林

柯尼司綦那。想起來真正揚氣。焦愁沒有。身子自由。自由了。完全自由了。像這樣就整天同孩子們一塊兒鬼混。也不要緊了。把家裏也裝飾得雅雅緻緻的。照托韋爾德喜歡的辦。再過過春天到了。又瞧見廣闊無邊的青天。那時候大概僧們有幾天休息。可以再賞一回海景。實在一個人活着世上。又幸福。又爽快。

（行廊門口鈴響）

（起立介）鈴響。我暫且告便罷。

羅 不用來的客一定是找托韋爾德的。

露 (立門口言) 夫人有客來要會主人。

羅 是誰？

柯 (立過廳門口言) 我喲。夫人。

(露蓮退去。林興夫人起身到窗邊。)

羅 (邁步趨客。惴惴然聲音略高) 你嗎。什麼？找他有甚麼事。

柯 也算是銀行的事。我在那合資銀行裏有點小事。現在聽講你們先

生做了那兒的經理。

羅 那嗎怎的。

柯 夫人不過是有點無聊的事。別的也沒甚麼。

羅 那嗎。他在書房。就請過那邊去罷。

(柯行。羅喇隨意略欠身送之。隨閉過廳之門。到火爐旁興火。)

林 羅喇。那是那個。

羅 他名字叫柯羅格司達德。其先當過律師的。

林 那嗎。就是了。
羅 你知道他嗎。

林 向來知道。——多年以前就知道。他

在我們鎮市上律師公所住過的。

羅 是的不錯。

林 他也大改變了呢。

羅 想是結了婚。就遭壞運。

林 那嗎。他現在獨身？

羅 孩子一大陣呀。燒着了。（關火爐

門。將搖椅少少移近爐邊。）

林 聽講他幹的不是甚麼正經好事

業。

羅 造孽哪？或者是的也未可知。我

不知道咧。僭們不用談事業上的

話。——無聊的很。

（蘭克自赫爾馬房中出。）

蘭 （立門口言）哎。不要緊。我到你們

夫人那兒去。同他敘一會子再來。

（關門介。見林與夫人。）呀。對不起。

又來這兒打攪。

羅 沒有的話。一點兒也不。（爲二人

紹介）蘭克先生。——林與夫人。

蘭 呵。久仰久仰。先頭上樓的時候很

失禮。我先上來了。

林 哎。我走的太慢。一段一段挨上來

的。

蘭 想必貴體不十分強健？

林 不過做事做傷了。

蘭 哦。所以來這兒想好好兒保養保養。

林 那到不是。想來謀事的。

蘭 既然做事做傷了來的。再這樣可就不能醫了。

林 先生人總要過活呀。

蘭 是。人都這樣說。

羅 啊。先生就是你也想活着呀。

蘭 那是不錯。我無論怎麼困苦。還要盡着力量往前掙。多活一天是一

天。到我那兒的病人。也同我一樣意見。道德上的病人。也是一樣。此刻同赫爾馬講話的那個人。就是生怕自己死了。

林 (軟聲) 嘎！

羅 你講的是誰。

蘭 就是名喚柯羅格司達德的那東西。你不知道他的事。——他的爲人從心裏腐爛出來。但是他張口第一聲。也是莊言正色的講他不能不活着。

羅 是嗎。他找托韋爾德有甚麼事。

蘭 究竟甚麼事。我也不知道。瞧那光景。像是關於銀行的事。

羅 我簡直不知道那柯羅格司達德與銀行有關係。

蘭 大約是有點什麼位置。(向林言) 貴處亦有特為搜求道德腐敗之人辦事的嗎。他把那些品行污垢的人都安插好位置。看着他好好兒品行端正的。一概不要。

林 啊。光景是這樣。但是——我想品行有損傷的。更得加意看護他。

蘭 (聳肩介) 就是了！照這樣講把

個社會弄成病院了。

(羅喇兀自沉思。忍俊不禁。拍手笑介。)

蘭 笑甚麼。對於社會有甚麼議論嗎。

羅 甚麼社會。誰理會這些。——我笑的是旁的事。——非常快意的事。先生。你告訴我。那銀行裏用人。如今是聽托韋爾德作主嗎。

蘭 這就是你所謂非常快意的事嗎。

羅 (微笑鼻中哼哼) 可以的。可以的。(徘徊室內) 是這樣哪。想到這兒。真正快活。托韋爾德一個人管許

多人（自衣袋取袋出）蘭克先生，吃點菓子不。

蘭 啊喲啊喲。菓子？菓子在你們家裏是禁制品呢。

羅 是的。但是這是柯尼司綦那帶來送我的。

林 怎麼！我？

羅 哎。好喲。害怕甚麼。你也不知道禁止過的。其實是因為我牙齒不好。家裏他不放心。但是要甚麼緊。止犯一次。——這個給你。蘭克先生。
（遞酥餅一塊於蘭克口中）柯尼

司綦那你也嘗嘗。我自己也吃一塊。——一點兒大的一塊。頂多兩塊。（又四轉走）阿。我真幸福。但是世界上。我真想的。止有一件事。

蘭 哼。甚麼？

羅 有件事在托韋爾德沒聽見以前。——總想講了教他知道。

蘭 那嗎。你為甚麼不講。

羅 不能說講的。非常討厭的事。

林 討厭的事？

蘭 既然是這樣。不講也好。但是對我們。總可以講的罷。想向赫爾馬講

的是甚麼事？

羅 喊聲“Damn”心裏暢快的甚麼似的。

I “Dod og pine.” 依字義英譯爲“Death and torture”尋常用爲一種

比較的和平之宣噫

蘭 你莫不是瘋了罷。

林 呀。你怎麼着。羅喇。

蘭 你再講。——他那兒來了。

羅 (將菓子藏起) 嘻！嘻！嘻！

(赫爾馬手拿帽子放外套於手腕自房中出)

羅 (向赫前且行且言) 那個人去了嗎。

赫 剛纔去了。

羅 我替你介紹。這是柯尼司綦那。剛來這兒的。——

赫 柯尼司綦那？失禮的很。我不曉得。

羅 林興的夫人。——柯尼司綦那林興。

赫 (向林言) 想必是內人的學友。

林 是的。彼此從小兒就認識的。

羅 講起呀。他多遠的跑來。有話想同你講呢。

赫 有話同我講嗎。

林 嘎。也不盡爲這個。！

羅 你可知道柯尼司綦那的算盤非常熟習。所以總想在第一流實業家跟前辦辦事。再學習學習。！

赫 (向林言)那好的很。

羅 他聽講你做了經理。！自然是瞧見電報的。！就即刻動身來了。所以我要求你必得給他個事。可以嗎。

赫 也沒甚麼不可以。你是寡居罷。
林 是的。

赫 公司的事務。有過經驗嗎。

林 經驗是很有。

赫 那嗎。大概可以替你謀個位置。

羅 (拍手介)你瞧可是！你瞧可是！

赫 夫人，你來的正是好時候。

林 實在感激的很。

赫 (微笑介)好說。好說。(穿外套)別

見怪。我此刻要出去一下。！

蘭 等等。我們一道去。(自過廳取皮

外套向火烘之)

羅 你就回來。好罷。

赫 頂多不過一個鐘頭。

羅 你也走嗎。柯尼司綦那？

林 (穿外邊衣服)是。我要去找棧房去。

赫 那嗎。一道走罷。

羅 (幫林興穿衣介)若是我這兒有空房子。豈不很好。實在騰不出來。講那兒話。怎能打攪你。再會。

林 再會。一會兒再見。自然今晚還要來的。蘭克先生你也來。若是舒服的話。我想你一定舒服。只要多穿點衣服。帶暖些。就不怕了。(大眾

且說且出過廳聞外面樓梯上諸

小兒聲音)來了來了。(羅喇馳

往開門)進來進來。(蹲下與諸

兒接吻)哦。我的乖乖。柯尼司綦

那你看哪。不可愛嗎。

不要在風地裏七個八個的說。

赫 林興夫人你瞧。若不是自己的娘。

這樣冷天。能那樣嗎。

(蘭克赫爾馬林興夫人齊下樓。

昂那領諸兒入室。羅喇亦同入。閉

門)

羅 瞧你們怪神氣。通紅的臉頰！就

像蘋果玫瑰花似的。（再往下說時諸兒亦驕言）頑的怪有趣？那很好。你把顏米同波布放在你冰車上！——兩個人一道嗎？啊。喲。伊瓦、你簡直同大人一樣。昂那、你把他借我一借。我的好娃娃。

（從保母手中將最小之兒抱起跳舞介）是了是了。媽等下也同波布跳舞呀。你們拋雪球頑兒的嗎。可惜我不在那兒。昂那、都給他去了好。我來替他們脫。讓我來。怪有趣的。我瞧你冷。到孩子們房裏

去罷。火爐上有熱咖啡。

（保母進左邊房。羅喇脫諸兒之衣。丟過一邊。諸兒互交談。羅喇亦驕言）

是嗎。一隻大狗跟在你們後面一直追到家。但是沒有咬你們？狗不咬乖孩子喲。伊瓦、你別瞞那包兒。包裏是甚麼東西。不想瞧瞧嗎？呵。留神。——他咬你。甚麼？我們一塊兒頑嗎。頑甚麼。捉迷藏？好好。我們捉迷藏頑兒。波布先藏起。我？那嗎我先藏。

(羅喇及諸兒在此室及右隔壁之室游戲。喧笑騷然。既而羅喇藏匿桌下。諸兒入內搜尋。但未尋見。聞其母笑聲。奔桌邊。將桌布揭起。見其母。闕然嘈雜一陣。其間對過廳之門。橐橐有聲。無人留意。頃之門半開。柯羅格司達德現於門口等候少時。游戲復又開始。)

柯夫人對不起！

羅(發苦悶之叫聲向之躍身半起)

哦！有甚麼事？

柯冒昧的很。外邊的門敞着。想是那

個忘記關！

羅(且起立且言)我丈夫現在不在家。

柯知道。

羅那嗎。來這兒有甚麼事。

柯有兩句話向你講。

羅向我講？(軟聲向諸兒言)到昂那那兒去。甚麼？噢。這位先生不會給你媽怎麼。等他去了。僮們再頑。(引諸兒進左邊房彼等既進乃閉門愁容屏息)有話向我講嗎。

柯 是。

羅 今天？還沒到初一呢！

柯 沒到。今天是聖誕節夜祭。(Christmas

mas Eve) 你想過快活的聖誕

節。或是過不快活的聖誕節。全在

你自己酌量。是這個話。

羅 你想怎的。今天我一點沒預備。——

柯 那個你此刻用不着焦。我講的是

旁的事。可以稍假片刻。容我講嗎。

羅 這個麼。我想也沒甚麼妨礙。不過

——

柯 好。我在對面酒館裏候着的。瞧見

你們先生出來走過去。

羅 哦？

柯 他同個婦人一道。

羅 那嗎怎的？

柯 那個婦人，要麼不就是林興夫人

嗎。

羅 是的。

柯 他纔來這兒的嗎。

羅 是。今天纔來。

柯 想是你們的好朋友。

羅 是的。但是你爲甚麼——

柯 我本來也認識他。

羅 我聽見講過了。

柯 哦。你都聽見講過嗎。想必是這些事。索性講明罷。他可是在銀行裏有了位置？

羅 柯羅格司達德先生。你要講就講。

柯 何必這樣吞吞吐吐的。在我們看起來。簡直是底下人的脾胃。既然要問我。我就告訴你。教你知道。是的。不錯。林興夫人要往銀行辦事。而且是我舉薦的。現在知道了罷。柯羅格司達德先生。

柯 果不出我所料。

羅 (帶走帶說) 是不是？多少有點

柯 勢力。別說婦人家總是這樣。柯羅格司達德先生。地位低下的人。若不小心在意的。別得罪人。哼！當人家有勢力的時候嗎。

羅 自然。

柯 (話音一轉) 夫人借重你的勢力。幫助幫助我。行不行？

羅 甚麼？你怎麼講？

柯 求你發個慈悲。幫我出力。保全我銀行裏位置。

羅 怎麼講起這些來。也沒誰奪你的

位置。

柯 你不用這樣推諉。我深曉得你的朋友不願意見我。爲着他不能不把我攆走。

羅 但是我決不能數——

柯 哎。這不值甚麼。現在也還不晚。同你商量。施展你的勢力。免得我坍臺。

羅 但是柯羅格司達德先生，我絲毫勢力也沒有。

柯 沒有勢力？但是你剛纔怎麼講的。

羅 那自然不是這樣說法。我——我

對於自家丈夫。怎麼會有這樣勢力呢。

柯 你們先生爲人。僭們同學的時候就知道。對於妻子。不會那樣強硬的。

羅 你若對我丈夫也有失敬的言語。我可要下逐客令。

柯 夫人你好決斷。

羅 你當我還怕你呀。年一過。趕緊把你的事。一齊了結乾淨。

柯 (強自忍耐) 夫人你聽我講。弄的

不好。我要拼了這條性命。爭銀行裏那點小事。

是。瞧你像要這樣。

柯羅 不是單爲錢。錢的事我到不計較。有點別的緣故。到是都講開了的好。也未可知。本來無人不曉。你光景也知道。五六年前我受過一頓磨難。

羅 我也彷彿聽見講過。

柯 那件事雖沒鬧到官廳。但是從此弄的我不能混了。於是纔幹你知道的那事業。因爲不能不弄個事

做。也不覺得自己作了壞人。但是現在那樣事一概不能再做。孩子們漸漸大了。便爲他們起見。也得極力恢復我的信用。進銀行辦事。算是開頭第一步。那知道你家先生接事。人家正經上得樓梯上。他要把我踢下陰溝去。

羅 但是柯羅格司達德先生，我實在沒有力量救你。

柯 你沒意思救我。但是我有法子。使你必得救我。

羅 莫不是把借錢的事告訴我丈夫

嗎。

柯 哼。若是這樣？

羅 這樣卑鄙齷齪。(蘊淚於眶)我可喜可誇的這件秘密——像這樣污七八糟的破露、而且從你口裏講出來！若是這樣、害的我真苦了。不光是苦呢。

羅 (語氣激烈)你做了瞧。結局還是你頂不值得。我丈夫必瞧你是個壞人。那嗎。你的位置。定然不保。我問的是你所懼怕的。可只單是家庭間不愉快這一件。

羅 萬一我丈夫知道了。自然即刻把

錢還你。那嗎。從此同你沒得關係。

柯 (走進一步)夫人請聽。你不是健忘。便是不明白事務。我索性明白告訴你罷。

羅 怎麼的。你講。

柯 你們先生病的時候。你到我那兒去。向我借二千四百塊錢。

羅 我因為沒有旁的熟人。

柯 我答應替你張羅。

羅 你張羅得借給我了。

柯 借的時候。我附有條件的。你記掛

你們先生的病。只顧籌畫旅費。瑣屑事情。光景沒十分留心。所以現在我告訴告訴你。那時候相約。拿我寫的借據作交換。我就張羅錢給你。

羅 是。我有押在借據上。

柯 那是不錯。但是那時候。我又後添幾行。要你父親作保人。簽名畫押。簽名畫押？不是簽了押嗎。

柯 日期沒填哪。是等你父親親自簽押填日期。你記得嗎。

羅 是。是那樣的。

柯 於是我把借據給你。請你送到你父親那兒去。是這樣次序罷。

羅 是的。

柯 那嗎。你自然立刻照樣辦了？不到五六天你把借據拿來。上面有你父親的押。於是我交錢給你。

羅 那嗎你說怎的？我不是按着日期還你的錢嗎。

柯 那是不錯。但是歸到話的要點。當那時候。你大概狠爲難罷。

羅 實在爲難的很。

柯 講你父親病的很重。

羅 可不是已經臨危了。

柯 沒多時就不在了罷。

羅 是的。

柯 怎樣？夫人，你可記得你父親死的日子。是幾月幾日？

羅 父親是九月二十九日死的。

柯 確乎是的。我都調查過了。可是這其中生出一件重大的事——（取出借據）我真不明白是甚麼道理。

羅 甚麼重大的事？我不知道！

柯 所謂重大的事嗎。夫人，你父親簽

押隔他死後已經三天了呢。

羅 甚麼？我還不懂得！

柯 你父親是九月二十九不在的。那嗎你瞧。簽押的日期是十月初二。這不是重大的事嗎。夫人，（羅喇默然）難到還有旁的理由不成？（羅喇默然如故）更有可注意的事。「十月初二」同這上面的年號。都不像你父親筆跡。這筆跡我記得在那兒見過的。但是這還有話可原。想是你父親簽押的時候。忘了填日期。不知是誰。他不知道

你父親已死。就隨便填起。單是這個。本算不了甚麼壞事。最要緊的是名字。名字該確實罷？實在是
你父親親筆簽的嗎。

羅 （少默之後頭向後仰以決然之態度對柯而視。）父親的名字是我簽的。

柯 呀！夫人，你可知道。你這話非同小可。

羅 要甚麼緊。就還你的錢。

柯 還有一件事想問你。你爲甚麼不將這借據送到你父親那兒去。

羅 因爲不便送去。父親正在病中。若是送去教他簽名。勢必要告訴他。

爲甚麼借錢。但是他病的那樣。不論怎麼。我不能告訴他我丈夫得了危險的病。

柯 既然如此。不去旅行好了。

羅 那是不可以的。我丈夫的死活。全瞧能去不能去爲定。到底是不能不去的。

柯 你沒想到欺詐我這一層嗎。

羅 我沒理會這些。你的事我全然沒理會。你明知我丈夫病的不了。還

一味的講刻薄爲難的話。我實在不能忍。

柯 夫人你好像不明白你自己現在做的是甚麼事。告訴你。我受社會上排斥。就是做了同你一樣的事。你呀！瞧你好像爲搭救老婆性命。做過可佩服的事。

柯 法律不問爲甚麼做的。

羅 那嗎。那法律就是大錯特錯的法律。

柯 不問他錯也好。不錯也好。我拿這證據到法庭去。你就是法律上的

罪人。

羅 那有這樣事情。照你這樣講。女兒瞧着老子臨危。想使他不受痛苦。這點權力都沒有了。——妻子想搭救丈夫的性命也不能了。法律上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是現在講的這樣事。總可允許。你不知道這些。——像你這樣法律家！定然是個不中用的。

柯 那也未可知。但是這種事——像我們這種事。很知道的。明白了嗎。此後的事。隨便你怎麼。我不過知會

你一聲。我若是再跌下陰溝去。你
也得陪我一遭。

(略欠身出過廳而去)

羅 (凝思少時乃昂首) 那有這回事。

他想嚇我。我不是那樣愚人。(聲

小兒之衣繼而住手) 可是！？

哼、不會有這樣事。我爲愛情做的。

小兒 (在左邊門口) 媽。那個人已經

去了呀。

羅 是是。我曉得。但是無論在誰面前

你別講他來了。知道了嗎。你爺面

前也不能講。

小兒 知道了。媽呀。還同我們一塊兒

頑罷。

羅 哽、現在不行。

小兒 哎。去頑喇。媽。你先同我們約好

的。

羅 是的。但是現在不行。到奶媽那兒

去。我有許多事情要做。去去放乖

了。曉得罷。(推彼等徐徐進對面

房然後閉其房門坐沙發上取刺

繡物做兩三針即住手) 那有這

樣事情。(拋針線於一邊到過廳

門口呼喚介) 靄蓮、把聖誕節紫

彩拿進來。(到左手桌邊開抽屜復住手) 這樣事怎麼也不會。

靄 (攜聖誕節紫彩) 放甚麼地方?

羅 這兒放屋子當中。

靄 還有甚麼東西要拿來。

羅 好了。就是這得啦。

(靄將樹放下遂去)

羅 (連忙紫彩介) 這兒放蠟燭。那兒

挂花。那東西真可怕! 無聊無聊。

甚麼都沒有。彩紫的這樣好看。托

韋爾德、只要你中意。無論甚麼我

都做。又唱歌。又跳舞。又一

(赫爾馬攜文書一束從過廳門

入)

羅 啊啲! 你回來了嗎。

赫 回來了。沒有那個來嗎。

羅 這兒? 沒有。

赫 奇怪。柯羅格司達德從這屋裏出

去的。

羅 你遇見的嗎。是的是的。他來這兒

停留了一刻工夫。

赫 羅喇、瞧你的樣子就明白。他來這

兒。想託你幫他講話罷。

羅 是的。

赫 你的意思想替他講嗎。你打算不告訴我、他來這兒。這不也是他的鬼主義嗎。

羅 是。但是——

赫 羅喇！你怎麼做出這樣事來！同那樣人答話。還約會好着。對我撒謊。得掩飾過去就掩飾！

羅 撒謊？

赫 你不講誰也有沒來嗎。（連指帶說）小雀子再別幹這樣事。唱兒別唱錯了調子。那可不好。（以一手摟其妻介）是不是——是罷。

不能不這樣。（放羅喇去）不要講這些罷。（在火爐前）很安靜。非常舒服。（瞥視手中文書）

羅 （一意紫彩聲響暫寂）你！

赫 是的。

羅 後天斯坦落家裏假裝跳舞會。真把我等壞了。

赫 我以為你要拿買甚麼貴重東西的話來嚇我。

羅 再也想不出甚麼來。

赫 爲甚麼。

羅 想不出有甚麼好東西。無論瞧甚

麼都下賤都平常。

赫 羅喇你有了這種見識？

羅 (在其夫椅後以腕搭其背上) 你
很忙罷。

赫 是的呢！

羅 那些文書是幹甚麼的。

赫 銀行的事。

羅 已經？

赫 我同前任經理商量。稍爲要更換
幾個司事。乘聖誕節裏。把這事安
排好。等到新年。百事妥帖。

羅 那嗎。難怪那可憐的柯羅格司達

德！

赫 哽。

羅 (仍凭椅子後面悄悄搔其夫之
髮) 你若不是這樣忙。我要求你
一件大大的事。可是！

赫 甚麼事。你講。

羅 不論是誰。沒你趣味高尚。所以我
這回。想裝飾的漂漂亮亮去假裝
跳舞會。怎麼樣。你跟我一塊兒來。
瞧我穿甚麼好。代我定奪下子。好
嗎。

赫 呀！小怪。你急的沒法子就詛人。

羅 是呀。怎麼樣。我非得你來是不行的。

赫 好好。想想瞧。挨會子就可以想出甚麼來。

羅 呵。好了。你真親切！（再向

）(Christmas-tree 傍邊走去。佇立

紅花真好看。你告訴我。講是柯羅介) 赫格司達德做過壞事的。是怎樣可怕的事嗎。

赫 不過是偽造字據。你懂得不。

羅 因為甚麼不得已的事故纔做的罷。

赫 那原有的。也有許多不留心做出

來的。我不是因人一件錯兒。就絕

對不容人的。那樣刻薄。

羅 是的呢。我也想你是這樣。

赫 爲人只要自己肯招認罪狀。該受

甚麼刑罰。受甚麼刑罰。便可以改

好自己的品性。

羅 罪？

赫 但是柯羅格司達德他沒肯招認。

他想施點詭計。糊踢過去。逃避法

網。就這麼一來。把他品性敗壞完

了。

羅 這樣講那嗎！

赫 你想想瞧。一個人昧着良心做這樣事。他一輩子不得不口裏撒謊。面上假裝正經。一味的虛假。就是對他妻子。也不得不戴鬼臉壳子。第一孩子們受害不了。

羅 甚麼緣故咧。

赫 因為虛偽的毒一進家裏。家庭的空氣。全要腐敗。全帶了那種毒。小孩兒們一呼吸。就將罪惡的微生物吸進去了。

羅 (走近其夫身後) 當真那樣嗎。

赫 我當律師的時節。這樣事見過不少。小孩兒時候做壞事的。十中八九是因為他母親撒謊。

羅 哦！都因為母親？

赫 大概由母親而來。但是受父親的薰染。自然也是一樣。那柯羅格司達德撒謊裝正經人過日子。害他自己孩子。所以我喚他叫道德上破產。(伸手向其妻介) 因為這樣。所以我要我親愛的羅喇起個誓。再不為他辯護。握手為信。這兒兒。怎麼着？伸過手來。好好。就此

算數。我實在不能設同他在一處辦事。見那樣子。我渾身都覺得苦痛。

(羅喇掙脫其手 Christmas-tree 向傍邊走去)

赫羅 這屋裏太暖。我還有許多事要做。是。我也乘晚飯前檢要緊的文書看了。隨後還得爲你打算衣裳。或者還想起件甚麼。用金紙包起。吊在聖誕節彩上也未可知。(將手閣其妻頭上) 我的寶貝小雀子。
(赫爾馬入自己房閉房門)

羅 (少間軟聲言) 不要緊。沒有這樣事。不會有。有這樣事情。那還了得。

昂 (立左邊門口言) 小公子講想到夫人這塊來呢。講的怪乖僧的。不能不能。別教到這兒來。昂那你領着他。

羅 昂 是。(閉門介)
(恐怖面褪蒼白) 害我的孩子把毒播散在我家裏！(略一停頓抬頭介) 瞎說！瞎說！那有這樣事！

第二幕

原室室角鋼琴旁紫彩盡露彩上點蠟
燭羅喇之出外衣服放沙發上

(羅喇徨徬不定佇立沙發旁將
外套取起復又放下)

羅 似乎那個來了。(往過廳門口聽
介)誰也沒有來。今天是聖誕節。
大概沒有人來。就是明天也不會
有人來。可是就怕——(開門向外
看介)不是、信箱是空的、裏面甚
麼也沒有。(走出前面)我怎麼這
樣昏蛋。自然他不過想嚇嚇我。不

會這樣。用不着擔心。不能不擔心
哪。我還有三個孩子呢。

(昂那攜大紙壳箱從左邊入)

昂那 裝跳舞衣裳的箱子。到底被我
找着了。

羅 謝謝你。放在桌上罷。

昂那 (遵行)可是弄的希糟了。

羅 真可惡。恨不能把他扯去。

昂那 不要。不費甚麼事就收拾好。|

耐心等一會兒。

羅 那嗎。我去找林興夫人來幫忙。

昂那 又要出去嗎。這樣天氣。出去召

了風。那可怎麼好。

羅 比召了風還壞的事也許有呢。孩子們在幹甚麼。

昂那 都拿着聖誕節贈物在那兒頑呢。一個個怪惹人疼的。可是——

羅 問我沒有？

昂那 你講罷。素昔總跟媽在一塊兒的。

羅 是呀。可是昂那、以後我不能很同他們在一塊兒了。

昂那 小孩兒們也容易弄慣。

羅 你瞧能這樣嗎。若是我丟開他們

走了。他們可以把我忘了嗎。

昂那 啊呀。怎麼講起這話來。丟開他們走了？

羅 昂那、你告訴我。——我時常這樣想。——你怎能把自己孩子丟給別人呢。

昂那 因為不能丟也要丟。羅 但是你怎生有這決心。

昂那 爲的是找着這樣好地方。可憐我一個年輕女子。無依無靠。過不盡的愁苦日子。事情到手。豈肯放掉。那薄倖漢他一點也不顧我呀。

羅 這樣一來。你的女兒要忘了你了。

昂那 那到不得。他受信禮的時候。同

他出嫁時候。還有信給我呢。

羅 (擁抱昂那介) 昂那。你也老了。一

我小時。你待我比自己媽還周到。

昂那 小姐那時實在可憐。母親不在

了。就是我一個人照應。

羅 假如我的孩子又沒了娘。我想你

必定——不講了。不講了。昏蛋似的。

(開箱介) 你到孩子們那塊去罷。

明日你瞧我打扮的怎模樣漂亮。

昂那 明日跳舞會裏。定準沒比你再

羅

漂亮的。(進左邊室)

(自箱中取衣出。但立時又投入)

咳。若是拿定主義出去了。誰也沒

有來。不怪好嗎。趕我不在家。甚麼

事也不出。不怪好嗎。笨貨。誰也沒

有來呀。不要左思右想就好啦。怪

好的手筒。好漂亮的手套。好漂亮

的手套。上那兒去。上那兒去。一、二、

三、四、五、六、——(喊叫介) 哦呀。來了。

——(向門口行躊躇佇立介) (林

興夫人在過廳卸過外面衣服入

室)

羅 哦呀。是你哪。柯尼司綦那、外面沒
有人來罷。你到肯常來走走。

林 聽講你去過我那兒。

羅 是的。打那兒過順便。我有件事很
想求你幫忙。你請坐下。坐這沙發
上。——是這樣、明日晚上、這樓上住
的斯坦箔領事、開假裝跳舞會。托
韋爾德教我裝萊波利 (Napole)
漁夫女兒。演我在意大利加布利
(Capri) 地方學的 tarantella
舞。

林 這樣哪。——好的很。那是你的特長。

羅 是的。托韋爾德講是這個好。你瞧、

就是這套衣裳。在意大利給我做
的。但是弄的這樣希踏。怎麼好咧。

——

林 哎。即刻就能收拾好。僅此邊上脫
了線。針線有嗎。啊。在這兒。

羅 呀。對不起。

林 那嗎。你明日都裝扮起來嗎。是甚
麼模樣。我到要來瞻仰瞻仰。等你
裝扮齊。我瞧一下就是。哦呀。我忘
記謝你啦。昨日晚上叨擾。

羅 (起立徘徊介) 哎。昨天沒有往常

有趣。你早來一刻就好啦。托韋爾德實在會享家庭幸福。

林 你也是一樣。不然還能算你們老太爺的女兒嗎。這且不講。——蘭克先生平常也像昨晚那樣沒精打采的嗎。

羅 不是。昨天晚上特別。那人有可怕

的病。得的是脊髓癆。怪可憐的。聽講他父親非常放蕩。——又討妾。又做種種的事。——因此他兒子自小兒就有了病。

林 (縫物落圍裙上) 羅喇，這些事你

怎會知道咧。

羅 (帶走帶說) 人家孩子都有三個了。難到家裏沒幾個懂醫道的婦人進出嗎。——他們如此如此告訴我的。

林 (接續縫作少晌) 蘭克先生天天來這兒嗎。

羅 天天來。他同托韋爾德從小兒就熟識。也是我的好朋友。簡直同家裏人一樣。

林 是呀。——他總是那樣老實不愛虛文應酬嗎。

羅 牛頭不對馬嘴。怎麼想起這些來

林 昨天你替我們引見的時候。他不講嗎。我的名字他聽過多遍了。但是你家先生是一向不知道我的。那嗎。他從那兒！

羅 啊。這個麼。蘭克先生講的對呀。托韋爾德愛我。真是形容不出來。時常講我的身子完全算是他的才行。所以初結婚的時候。我連家鄉熟人的名字都不能提。我若一提。他立時吃起醋來。自然我也不提。

了。但是常同蘭克先生敘敘從前的事。因為他很愛聽。

林 我說羅喇。依你舊是孩子皮氣。我比你歲數要大些。經驗也多點。有句話。要對你講。你同蘭克的交涉。必須弄清楚才好。

羅 甚麼交涉？

林 你昨天不講嗎。甚麼崇拜你的人。替你張羅錢。！

羅 是的。其實那兒有這個人。時運再壞也沒有了。那嗎怎麼着呢。
林 蘭克先生有錢嗎。

羅 是的。有錢。

林 不是沒人接受他的財產嗎。

羅 沒有人。可是——

林 所以他才天天到這兒來。是不是。

羅 是的。天天。

林 我想他能再慷慨一點就好啦。

羅 我不懂的你講些甚麼。

林 別支吾了。你當我猜不透那二千

四百塊錢是誰借給你的嗎。

羅 你怎麼着？你那樣猜度嗎！天

天來的朋友我向他借錢！那不

定怎麼苦法咧！

林 這樣講。當真不是他嗎。

羅 不是。當真不是。從來也沒想到這

上來。——況且他那時候也沒得錢

借給人。他的財產是後來掙的。

林 哦。我想那到是你的幸事。

羅 哼。決沒想到蘭克先生身上。但是

我若找他。必定——

林 多半你沒打定找他。

羅 那是自然。沒有要這樣做的道理。

可是我若對他講了。那定準——

林 背着你家先生嗎。

羅 我另外有不能不了結的事呢。那

也是背着我們家裏做的。非把那事件料理清楚不可。

林 是的是的。昨天我沒這樣說過嗎。

不過——

羅 (往復徘徊介) 這種事情。男子做比女子強的多。可是——

林 自己的丈夫。那嗎自然。

羅 討厭。(屹然站住介) 把錢都還了他。他該還我借字罷。

林 那嗎自然。

羅 等那骯髒可惡的東西還來。將他撕成千萬片。燒了他。

林 (凝視羅喇將活計放下徐徐起

立介) 羅喇。你有甚麼事瞞着我罷。

羅 你瞧出是這樣嗎。

林 打昨日早晨起你這塊就不對。究竟是甚麼事呢。

羅 (趨林與夫人且行且言) 柯尼司

綦那——(聽介) 嘎！托韋爾德回來了。你到保姆房裏去。他不愛瞧人縫衣。教昂那幫着你做。

林 (收檢手邊東西) 好好。但是要等你把話講完。我才肯回去。

(林興夫人出室向左邊去同時

赫爾馬由過廳入室)

羅 (趨前迎介) 把人等壞了。

赫 有成衣來嗎。

羅 不是。是柯尼司綦那。他幫我收拾衣裳。就成功。等會兒你瞧。不定怎麼樣好看咧。

赫 可是。我想的不錯罷。

羅 真正不錯。但是也虧我能相信你的話。

赫 (捉羅喇顎下介) 虧你？虧你能相信丈夫的話嗎。是了是了。你這

小瘋子。我明白你的真意思。但是

我不肯打攪你。你要去穿起試試了罷。

羅 那嗎。你也要去辦你的事嗎。

赫 是的。(示以一束之文書) 你瞧這裏。(向己室且行且言) 剛打銀行回來。

羅 托韋爾德。

赫 (亭足介) 啊？

羅 假如你的栗鼠怪可愛的央求你件事。——

赫 哦？

羅 你答應嗎。

赫 是甚麼事。我先要問你。

羅 只要你和和氣氣的聽我的話。粟鼠滿屋子裏轉着跳着甚模樣把戲都做給你看。

赫 哦。那嗎。你講着瞧。

羅 你的雲雀從早叫到晚。——

赫 咦。雲雀每常就是那樣好叫喚。

羅 我要扮個可愛的妖精。在月亮夜裏跳舞給你看。好罷。

赫 羅喇——你講的莫非就是今早隱約提過的那件事。

羅 (挨近其身旁) 是的。好人。我央求你。

赫 你真還有膽子提那話嗎。

羅 是的。權當搭救我。你務必留柯羅格司達德在銀行辦事。

赫 親愛的。我許林興夫人的事。就是他的缺呢。

羅 是呀。那很感激你。但是你可以把別的司事開除一個。替換柯羅格司達德。

赫 怎麼。不懂事也不能到這步田地。自己不想想。就冒然答應他。教我

羅 不是呀，托韋爾德，我爲你打算哪。

那個人報紙上揭過他許多惡跡。你不講過嗎？算不定要怎樣害你咧。我怕他怕極了。

赫 哦。我明白了。你想起從前事來。所以害怕。

羅 是甚麼緣故。

赫 知道啲。你想起你父親的事了。

羅 是。就是的。你想那班壞人。提起父親。總把種種看不得的事。紀載出來。那時候若不是派你去查辦。虧

你維持他。必定把差事撤了。

赫 親愛的，我同你父親迥然不同。你

父親不能講他是全然無指摘的人。我却不然。今後仍舊要這樣。

羅 講的好。小人們做事那裏料得到。

我們此後，家庭裏和和氣氣安安靜靜的，過幸福日子。你我同你我的孩子。不是嗎。所以我央求你——

赫 你這替他辯護。越發使我不能留

他。我要撤柯羅格司達德的事。銀行裏通都知道了。第一教人談論新經理聽老婆的小姆指頭引着

轉！

羅 那該怎麼着。

赫 那還有甚麼別的。慣的你久了。有甚麼法子。——我橫豎做人家笑柄。教人講我在女當家權力之下。這樣聲名一出去。眼前就見結果。不是這樣。還有個緣故。令我不能同柯羅格司達德共事。

羅 是甚麼事。

赫 萬不得已時候。他那暗昧性格。我能含容。也未可知！

羅 是的咧。

赫 那嗎。他會辦事我也聽講過。只是一件。他同我本是同學。——後來常

行後悔不該濫交壞友。此刻自招了也無妨。——他同我互叫小名。那東西不論有人沒人都這樣喊。和我拉攏要好。以為光采。——口裏托韋爾德這樣。托韋爾德那樣。實在教人難堪。若照這樣。只怕我也不耐煩在銀行了。

羅 實話嗎。

赫 為甚麼不是實話。

羅 那點微細事情。

赫 甚麼？微細事情？你瞧我是微細的人嗎。

羅 不，那絕對不是。所以我——

赫 無妨。你講我的事情微細。就是看小我。微細的！好。現在我們就把這件事解決了。（往行廊門口呼喚介）靄蓮！

羅 甚麼事？

赫 （在文書中且檢尋且言）解決這事情。（靄蓮入）啊。把這封信交給用人。教他送去。就送去。地名上面寫着有。拿這錢去。

靄 是是。（持信去）

赫 （且整理文書且言）嚇嚇。拗性兒的太太。

羅 （屏息）托韋爾德，那封信是幹甚麼的。

赫 撒柯羅格司運德的事。

羅 喊他轉來啲。還來得及呢。咳。托韋爾德。求你再拿回來。爲我。爲你自己。爲你我的孩子。聽見了嗎。請你拿回來。你不知道那封信去了。他暗地不定怎樣和我們作對呢。他已經遲了。

羅 已經遲了。

赫 親愛的羅喇。難爲你這樣擔憂。可是我一點也不見情。我何用怕那些卑鄙齷齪的新聞記者怨恨。但是不管那些。你講的話。我都不介意。因爲這乃是你非常愛我的證據。(雙手抱其妻介)我親愛的羅喇。這件事算歸結了。隨他怎麼。一有事的時候。我看勢行事。盡着我的力量膽氣對付。你瞧着罷。無論有多重擔子。我一肩挑。

羅 (吃驚介)你這話怎講。

赫 就講所有擔子我當擔。

羅 (決心言)決不教你這樣。決不教你這樣。

赫 好好那嗎。偕們倆分擔。夫妻倆。

(用手輕拍其妻介)這樣。你心裏該如了罷。哦哦。別把臉板着。像仙鳩似的。現在講的都是幻想。甚麼也沒有。啊。你得把 *tarantella* 起頭兒演習一遍。還要練習手鼓。我到裏邊自己屋子去。兩下裏門都關起。就聽不見了。你愛怎麼鬧法。怎麼鬧法。(轉身向門)

口（回裏，蘭克要來了。招呼他上我屋裏去。（向其妻點頭攜文書進自己房閉房門）

羅

（驚恐失度矗立如足生根囁嚅言）他要做。必定要做。不管怎麼他也要做。哼。不能隨便怎麼不能教他做。如其聽他這樣。甚麼法子不好想的。嘎。可有甚麼法子躲避。不使他這樣。怎麼好。（廊下鈴響）蘭克先生來了。——怎麼着都比那樣好。——無論怎麼着。無論怎麼着

羅

（羅喇以手摸臉整刷精神往門口開門介蘭克立外面挂彼之大外套以次交談間天色漸黑）

蘭

先生，今日好。我聽鈴鐺響的聲音。就知道是你來了。但是你此刻不能到托韋爾德那塊去。他正忙呢。你咧？

羅

我呀。只要你來到。總抽空兒陪你。謝謝你。難得你這樣親切。我總撐持着。能坐多久就坐多久。

羅

甚麼講。能坐多久就坐多久？

蘭

是的，你覺得這話講的奇怪嗎。

羅 可不奇怪咧。難到有甚麼變故不成。

蘭 老早知道有這一天。可沒料到這樣快。

羅 (捉蘭克之腕) 甚麼呀？先生，快對我講。

蘭 (落坐火爐旁) 我如今要從高坎兒上滾下來了。縱然想救。也沒救的道兒。

羅 (曳長息) 你——？

蘭 不是我還有誰。——自哄自幹甚麼咧。夫人，我那兒的病人。就數我頂

利害。幾早就在計算自己的命。——到底是破產。不用一個月。就要上墳地。腐化在地底下了。

羅 哎。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蘭 是這樣不講情不吉利的事。怎麼弄。最壞是另外還有許多討厭的事要打發。回裏還丟一件最後的研究。將那辦了。破裂的日子就到了。有句話要同你講。赫爾馬君生來嬌嫩。凡是可怕的事都近不得。所以我不想教他進我的病室。

羅 但是、先生——

蘭 哽。萬不能要他來。無論怎麼。這是不行的。就是來了。我把門閉起。不讓進去。我瞧。到了頭緒真正不對的時候。我立刻畫個黑十字在名片上。送來給你。你接着名片。就知道可怕的事兒到了。

羅 怎的。你今天這樣拗法。人家巴望你今天放快活才好。

蘭 臉上現死色沒有。別人造孽。我替他受罪。公道何在。論講果報。家家都是一樣。一人手裏報不了的。輪流着來。

羅 (掩耳介) 住了罷。住了罷。可能放快活。

蘭 是了。總而言之。世間上事真可笑。我的脊髓怎該受我老子放蕩的報應。

羅 (面左邊桌子而坐) 多半你們老人家太愛吃『獨活』和斯托辣司布格的『派』(Strasbourg pate) 是不是？

蘭 是的。還愛吃菌子。
羅 菌子那必然愛的。還有牡蠣也很愛的罷。

蘭 是是。牡蠣自然是愛的。

羅 那嗎。葡萄酒香檳都是喜歡的了。

——怪道。盡是這些好東西。脊髓那兒擔的了。

蘭 况且脊髓已經不好。那該吃那些東西。

羅 是的。那比甚麼還壞。

蘭 (視羅作探索狀) 哼！

羅 (少停之後) 你笑甚麼。

蘭 你在笑啦。我！

羅 那有的事。是你笑嗎。怎麼講我。

蘭 (起立介) 想不道這樣深沈。

羅 我今天顛了呢。

蘭 像是的。

羅 (將手搭蘭克肩上一親愛的蘭克

先生。我們夫婦同你的交誼。生死不變。

蘭 咳。人不在。自然就會把他忘了。

死的一天。疏一天。喲。

羅 (愀然對蘭克看介) 是這樣嗎。

蘭 結交起新朋友來。回裏！

羅 誰結交新朋友？

蘭 你們夫婦呀。我死過後。就要這樣。

我瞧你現在已經忙着準備了呢。

那個林興夫人昨天在這兒幹甚麼來。

羅 啊呀。你難到忌刻柯尼司綦那嗎。
蘭 是。我是忌刻他。將來他抵我的缺

在這兒走動。我一不在他必定一

羅 嚇！嚷甚麼。他在這兒咧。

蘭 今日又來了嗎。你瞧！

羅 不過把我收拾收拾衣裳。你怎麼

這樣不講理！（坐沙發上）放乖

乖的呵。我明日好好的跳舞給你

瞧。那時候你心裏只尋思我單爲

討你喜歡纔跳舞的。托韋爾德自

然也是這樣想。（自箱中取出種

種物件）先生，你坐這兒。我把東

西給你瞧。

蘭 （坐介）這是甚麼。

羅 瞧這個。你瞧！

蘭 絲襪。

羅 肉色。漂亮罷。哦。天這樣黑下來了。

但是明日——呀。不能。你只對脚上

瞧好了。啊。可以可以。別的瞧瞧也

無妨。

蘭 哼！

羅 幹甚麼這樣帶瞧帶品的。不合我

穿嗎。

蘭 這個我不敢講怎麼樣。

羅 (注視蘭克片時)可惡！(用襪輕輕打蘭克之耳)這算罰你。(仍將襪卷好)

蘭 還有甚麼別的稀罕東西沒有。

羅 再也不給你瞧了。爲你不識抬舉。(微嗤以鼻翻尋東西介)

蘭 (少默之後)我同你們這樣親親熱熱的坐着敘話。不由的心裏要尋思。若是當初沒同你們往來。不知道現在是甚麼光景。

羅 (微笑介)這也難免的。你一到我

們這兒來。瞧是很快樂的。

蘭 (朝前直視)以更軟和之聲調言)可是如今都不得不分離了。

羅 瞎講。怎麼會分離。

蘭 (同樣聲調)死過了、落不着人家一句人情話。就是死的那一剎。只怕也沒人歎息我。——不過覺得他死了、空了個位子。一有了替代的。馬上把這闕陷補起了。

羅 那嗎。假如我有求於你——？算了

罷。——

蘭 甚麼事？

羅 算你親切的證據。

蘭 啊——甚麼咧。

羅 算了算了。這個呀——是極大極大的差使。

蘭 無論怎麼，你派我做了。我不定怎樣喜歡呢。

羅 咦。你不知道是怎麼件事喲。

蘭 那嗎。你告訴我。

羅 哼。不可以。真不能設講的。事情太大。——不算是要効力。還要幫助。還

要助言咧。——

蘭 那更好。你的意思我一時參將不透。你講好了。難到不信用我嗎。

羅 除你而外我沒有相信的人。你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所以向你講罷。

先生，央求你不是別的。現在怕要發生一件事情。求你把他止住。你知道的。托韋爾德愛我愛到極處了。所以如果有甚麼事發生。他爲我舍棄生命。是絲毫不猶豫的。

蘭 (轉身向羅) 羅喇。你的意思除了赫爾馬就沒有人。——

羅 赫爾馬就沒有人。——

蘭 赫爾馬就沒有人。——

羅 赫爾馬就沒有人。——

蘭 赫爾馬就沒有人。——

羅 赫爾馬就沒有人。——

蘭 赫爾馬就沒有人。——

羅 (略抬身) 沒有人怎的。——

蘭 沒有人情願爲你犧牲性命嗎。

羅 (悲痛貌) 咳！

蘭 我心裏已起過誓，——乘我未死以前，定要把這話告訴你。教你知道。這個機會錯過，就沒得再好的機會了。——是啦。羅喇，我不用多講。就這你該明白我的心思了。你若沒有別的相信的人，就相信我。這中間緣故，你也該明白了。

羅 (悄然起立介) 請讓我過去。

蘭 (讓路與彼但仍坐椅中未動) 羅

喇。——

羅 (立門口) 靄蓮，拿燈來。(側行向

火爐處) 哎，先生，你太豈有此理。

那樣講法。

蘭 (起立介) 講愛你講壞了嗎。我愛

你不讓旁人，難到這就壞了嗎。

羅 不是呀。你向着我這樣講。可就豈

有此理。無須乎要講的。——

蘭 甚麼道理？你已經知道了嗎。——

(靄蓮攜燈入放燈桌上仍出去)

蘭 羅喇赫爾馬夫人——我問你，你已

經知道了嗎。

羅 嘎，知道不知道，這樣話教我怎麼能講。實在講不出口。你怎麼這樣能曉事呀。件件事都很美的！

蘭 啊。總而言之。我是你的人。精神肉體全獻給你。旁的話且慢。你先對我講。

羅 (向蘭注視) 對你講哪。——現在？

蘭 望你對我講。你有甚麼事找我。

羅 現在甚麼我也不能講了。

蘭 哎哎。可能別這樣罰我。只要是男子能做的事。無論甚麼我都做。讓我爲你効力。

羅 現在在我的事沒有你能做的了。也真不必要你幫助。這不過是我瞎想。想到那上面。是這樣。定準是這樣。自然是這樣。(坐搖椅上向蘭

克微笑介) 你是好人。但是講那些話。自己不害臊嗎。桌上燈光照着。

蘭 那到不見得。但是我也該去了。——永遠去了。

羅 不能。這個不能。自然還照常來。你若不來。托韋爾德就不快活。這個你深知道的。

蘭 這個我知道。你咧？

羅 我？你難到不知道。最喜歡你來和你敘話。

蘭 就是這使我糊塗。你簡直是個啞謎。令人難猜。我每每這樣想，你愛我不是同愛赫爾馬一樣嗎。

羅 是罷。該是這樣罷。自己心愛人的也愛。談得來的也愛。

蘭 是的。——這樣道理也是有的。

羅 我小時候。天生最愛我爸爸。但是總喜歡偷着往老媽子屋子去。一來他們不會對我講道理。二來聽

他們敘話非常有趣。

蘭 啊。我明白了。原來我是補他們老媽子空子的。

羅 (跳起急趨蘭前) 哎、先生、不是這樣意思。你知道的、我對於托韋爾德和對爸爸一樣。——

(靄蓮自過廳人)

靄 夫人——(小聲向羅言遞過名刺一張)

羅 (瞥視名刺介) 嘎！(納名刺於袋)

蘭 有甚麼事不對嗎。

羅 不是。沒有甚麼。不過——我新做的衣裳來了！

蘭 衣裳？衣裳不在那兒嗎。

羅 是。那也是的。但是這又是另外的。——我定做的。——瞞了托韋爾德做的。

蘭 哦，那是大秘密了。

羅 自然，你上托韋爾德那塊去一下。他在裏邊屋子裏。你絆住他。莫要他出來。越長久越好。

蘭 你放心。我不讓他溜走。（往赫爾瑪室）

羅 （向靄蓮說）他在廚房等着嗎。

靄蓮 是的。打後面梯子上來的。

羅 對他講我有事就好了。

靄蓮 是這樣講過。但是不行。

羅 他講他不回去嗎。

靄蓮 可不是。非等見你把話講了。不肯回去。

羅 那嗎。領他來。悄悄的。啊，靄蓮！你可別提他來。家裏先生聽見了要詫異。

靄蓮 是知道。（出去）

羅 來啦。來啦。到底來啦。不。決不會

這樣不教他這樣。

（羅喇到赫爾馬房門下放下門
鑰。鑰開對過廳之門。領柯羅格
司達德至柯進復將門掩閉。柯身
着旅行服。足登長靴。戴皮便帽）

羅 輕點講。我丈夫在家。

柯 知道。我不要緊。

羅 你有甚麼事。

柯 有些微事情通知你。

羅 那嗎。快些。甚麼事。

柯 你光景知道罷。我已經撤差了。

羅 柯羅格司達德先生。這個我攔阻

不住。狠命爲你爭過。但是無效。

柯 你丈夫這樣不體貼你嗎。他知道
我不定怎樣使你爲難。還要這樣。

——

羅 你當我一齊向他講了嗎。

柯 那我深知道的。你不得講。他聽見
了膽還嚇破了咧。——

羅 柯羅格司達德先生。你可能莫那
樣糟蹋他。

柯 自然。該尊敬的總是尊敬。可是你
自來那樣提心吊膽的守這件事
祕密。照這上看起來。你打昨日起

對於這事件的利害。似乎有些覺悟了呢。

羅 比請教你明白的多了。

柯 那嗎自然。像我這樣不中用的法律家——

羅 你有甚麼事情。請講罷。

柯 不過來瞧瞧你是怎樣光景。夫人。我整整惦記你一天呢。純粹放債的。做文巧的。——像我這樣。——要算稍爲有人情的了。

羅 那嗎。望你表示你的美意。念我的孩子。

柯 你們夫婦可曾想到我的孩子呢？

？那也不講了。我不過要來告訴你一聲。請你不必掛記這事件要

鬧大。我現在也不想興訟了。

羅 是咧。我想你不致於這樣。

柯 一切可以和平了結。不要外人知道。我們三個人就可以辦了。

可是我丈夫。無論怎麼不能教他知道。

羅 這如何能彀呢。你能把債還清嗎。

立刻那是不行的。

柯 要嗎。你有法子在。這兩三天中間

羅 立刻那是不行的。

柯 要嗎。你有法子在。這兩三天中間

籌出錢來嗎。

羅 就要是來不及。但是——

柯 你就有、現在也不中用了。縱然把錢都還我。我也不能把借字還你。你留着幹甚麼。

柯 我不過想保存着。當我的所有物保存着。絲毫不教外人知道。防備你萬一起了不合法的念頭。——

羅 起了這念頭、該怎麼着？

柯 比譬你有了意思拋棄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

羅 拋棄了該怎麼着？

柯 再者、——你萬一打了更壞的念頭。

羅 你怎的知道？

柯 這樣念頭、請你一概拋棄。別留絲毫在腦子裏。

羅 你怎的知道我心裏想的事呢。

柯 無論那個開頭總不免打這念頭。我也有過的。不過我沒有這樣勇氣。——

羅 我也沒這樣勇氣。

柯 加之、——關頭一陣暴風雨過去了。——細想這樣事實、在糊塗。我給你

家先生一封信帶在袋裏。——

羅 通對他講出來嗎。

柯 對於你我極力庇護。

羅 (急言介) 不管怎麼不能把那封信給他。你扯去罷。我總沒法把錢籌出。

柯 夫人對你不起。是但我記得向你講過。——

羅 不是。我並不是講借你的那錢。告訴我。你想向我丈夫要多少錢。——由我給你罷。

柯 我不找你丈夫要錢。

羅 那嗎。你要甚麼。

柯 告訴你罷。我想取回我在世上混的立腳地。我非向上混不可。要你家先生幫助。這十八個月中間。我沒有半點劣跡。非常貧苦的熬過了這些時。一步一步往上掙。心裏怪歡喜。那知道這樣一交跌下來。所以現在僅僅還我的原位子。那是不行的。我非向上混不可。告訴你罷。如今再回銀行。非提拔我給我個更高的位置不可。你家先生要從我的希望。替我選擇位置。

羅 那決不能毀。

柯 你難道——？

羅 隨你怎麼。我現在膽子也壯了。

柯 別嚇我。像你這樣嬌養的人——

羅 你瞧着罷。你瞧着罷。

柯 只怕要壓在冰凍下面。沉到那冰

冷的黑水底下去。來年春上。復飄

上來。變了醜鬼似的。頭上頭髮也

沒了。辨別不出是誰來——

羅 想嚇我那是不可行的。

柯 你想嚇我是不行。夫人，誰能做

那樣事。縱然做了。也沒用處。不管

怎麼。你家先生已經同裝在我口

袋裏一般了。

羅 向後呢？我走了之後呢？

柯 你忘了嗎。你的名譽捏在我手裏。

（羅喇無言起立向柯注視介）好。

瞧你像已經覺悟了。不要做那樣

糊塗事。赫爾馬君接着我的信。

大約就有回話。你記住了。我這樣

做法。也是他逼成的。爲的是總不

能就這樣算事。夫人，再會罷。

（從過廳出去羅喇馳至門邊開

微縫聽介）

羅

他走了。那封信沒有丟到信箱裏去。否否。這樣事決不能穀。（漸漸將門大開）哦呀。怎的。他還站在那兒。沒有下樓梯呢。要嗎他回轉過意思來。也許是——？（信入信

箱柯羅格司達德下梯足音漸遠羅喇揚苦悶之叫聲少間）在信箱了！（戰身曳足奔門口）在這裏面了。——托韋爾德、托韋爾德、——我們到底是破裂。

（林興夫人攜跳舞衣由左邊入）

林

通收拾好了。可穿了試試呢。

羅

（頓聲軟語）柯尼司莖，那你來。（拋衣於沙發上）怎的，你臉上顏色全變了。

林

羅

來這兒。可瞧見那封信。瞧這兒。——從這信箱上玻璃瞧去。

林

啊啊。我瞧着了。

羅

那封信是柯羅格司達來的。——

林

羅喇——借錢給你的，是柯羅格司達德嗎。

羅

是的。現在甚麼事都要被托韋爾德知道了。

林

羅喇，我不是講壞話。這樣一來，於

你夫婦倆都好。

羅 你簡直不知道咧。我假造名字的
呀！

林 哎呀！

羅 柯尼司綦那、你聽我講、求你作個
證見！

林 怎麼作證見。作甚麼證見！

羅 倘若我瘋了、——真個要瘋也算不
定。

林 咳。羅喇！

羅 就不這樣、若果我身上有別的變
端。——令我不能在此地了。那時候

！！

林 咳。羅喇、你簡直糊塗了。

羅 倘若有人出來、情願將一次的罪
推到自己身上、——那時候。——你明
白罷！

林 明白。但是你怎生想起這些來！
？

羅 柯尼司綦那、那時候請你作證見。
說這是假的。我一點也不糊塗。自
己所講的話自己心裏很清楚。我
告訴你。這事情外人一點影子也
不知道。通是我一個人做的。是我

林 自己的罪。這個你千萬別忘記。

林 不會忘記。但是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講起這些話來。

羅 咳。這個你怎能明白咧。這乃是快發現的奇蹟。

林 奇蹟？

羅 是的。奇蹟。可是柯尼司某那，這是非常可怕的事。不管怎麼不能要他發現。

林 我就上柯羅格司達德那塊去。同他講瞧瞧。

羅 不可以。他要加害於你。

林 他爲我甚麼都能做得到。有過這事情的。

羅 他住在那塊？

林 這個教我怎的好講！？是30。

羅 (探袋介)這是他的名片。但是那封信怎麼弄法！？

赫 (在外面叩門介)羅喇！

羅 (發恐怖之叫聲)怎麼着？有甚麼事嗎？

赫 別驚慌。我不進去。你把門鍵子插上了嗎。此刻正在試衣服嗎。

羅 是的是的。正穿着試驗呢。非常合

式。

林 (念名刺介) 那嗎。他就住在這邊

近。

羅 是的。但是現在不中用了。信已經

在信箱裏了。

林 鑰匙在你們先生手裏嗎。

羅 總在他手裏。

林 那嗎。告訴柯羅格司達德。教他乘

信沒有開讀、托個故討回來就得

啦。

羅 但是已經到了他快開信箱的時

刻了！

林 絆住他教他不得閑就好啦。我連

忙就回來。

(匆遽開過廳門而去)

羅 (開赫爾瑪房門向內窺探介) 托

韋爾德！

赫 啊。可以讓我們回那邊屋子了罷。

蘭克君、偕們去瞧瞧。——(在門口)

這是怎的？

羅 甚麼呀？

赫 蘭克講的、我們等着去瞧大穿衣

裳。

蘭 (立門口言) 我也是這樣想。大概

是我聽差了。

羅 不行。不到明日晚上，誰也不給瞧。
赫 怎麼着。瞧你很疲倦的。練習累了嗎。

羅 不是。還一點沒有練習呢。

赫 但是你不能不練習罷！

羅 是。我非練習不可。但是你不來相幫。教我一個人怎樣練習。我一下忘了呢。

赫 啊。這個練習一遍就記得了。

羅 是呀。你來幫我。好罷。僭們約會好。
——我實在愁的很。當着許多人面

前。——今日晚上你要爲我抽一晚閑空。一點別的事不要做。僭們約好好嗎。託韋爾德。

赫 約好就是。今日晚上做你一晚上的奴隸。怪可憐的——！這個就是這樣說了。我先去。（向過廳門口行介）

羅 去那兒幹甚麼。

赫 瞧瞧有信沒有。

羅 別要別要。瞧那幹甚麼。

赫 爲甚麼？

羅 求你別去瞧。沒有信喲。

赫 讓我瞧瞧看。(舉足欲行介)

(羅喇坐鋼琴前奏 Tarantella 舞

樂之第一小節)

赫 (亭立門口) 哦!

羅 不先同你演習一下。明日跳不上來呢。

赫 (到羅前) 親愛的、你當真這樣着慌嗎。

羅 可不是。坐不安穩。讓我即刻演習。

晚飯前還有空兒。你坐下罷。替我彈琴。照往常一樣指點我。

赫 派我做那事那是最喜歡的。(坐琴

臺前)

(羅喇自箱中取手鼓出連忙纏雜色長帶於身一跳立地板之正中)

羅 啊。彈罷。我跳了!

(赫爾馬彈琴羅喇跳舞蘭克立赫爾馬身後觀看)

赫 (帶彈帶說) 再慢點。再慢點。

羅 慢不來。

赫 哽。別這樣胡鬧。

羅 要這樣。要這樣。

赫 (停止) 羅喇——那總歸是不成。

羅 (笑介擺動手鼓) 所以啦。我不講過嗎。

蘭 我來彈罷。

赫 (且起立且言) 好。請你來。——我在傍邊指點也便當些。

(蘭克坐下彈琴羅喇跳舞愈跳愈狂赫爾馬立火爐旁不斷爲之指點羅喇視若無聞頭髮散垂肩際略不在意仍自狂跳林興夫人入惘然立門口)

林 哦呀！

羅 (帶跳帶說) 柯尼司綦那、我們在

這兒做這樣有趣的頑意呢。

赫 怎的、羅喇、你跳的像鬧死鬧活一般樣。

羅 可不是呢。

赫 蘭克君、住了罷。這簡直是發瘋。住了罷！

(蘭克停止同時羅喇突然站住絲毫不動)

赫 (趨羅前且行且言) 沒想到是這樣。我教你的你通忘了嗎。

羅 (拋去手鼓) 可是。瞧見了罷。

赫 你實在還要教呢。

羅 可是還要教罷。你非教我演習到快開會的時候不可。就這樣約定可好咧。

赫 好好。

羅 今日同明日，除了我的事甚麼也別思想。一封信也別瞧。——連信箱也別瞧！

赫 你還在懼怕那個人呢！

羅 是的呢。我是懼怕。

赫 羅喇，我瞧你的顏色就可以知道。——必然有他來的信在信箱裏。
羅 這個我不知道。或者有也未可定。

但是你現在一切東西都不要念。不把這場事過了。旁的事替們一概不能分心。

蘭 (和聲向赫言) 你不好反對他。

赫 (撫羅介) 小孩兒們，只好就饒你這樣。但是明日夜裏跳舞過了。——那時候聽你的自由。

(靄蓮自右邊門口出)

靄 夫人，晚餐齊備了。

羅喇 把香檳拿出。靄蓮。

靄 是。(出去)

赫 哦呀！宴會的樣子。

羅 是。喝到明日早上爲止。（向外面呼介）蠶蓮。酥餅也要。——多多的。——就吃這一回。

赫 （捉羅手）哼哼，不能這樣胡高興。還回過家裏小雲雀的原樣子來。是是。復原樣子。到食堂去罷。蘭克先生，你也去。柯尼司綦那，你幫我把頭髮繞起。

蘭 （行介和聲言）該不得有甚麼變故罷。沒有才好。——我心裏這樣想。——

赫 那裏。沒有這樣道理。我不時常對

你講過。他簡直是個小孩兒。經不得一點事。

（二人向右邊行去）

羅 怎樣？

林 他不在這兒旅行去了。

羅 我瞧你臉上顏色就猜着是這樣。明日晚上回來。我留了個字兒在那裏。

羅 不這樣做也這罷了。要出頭的事，只有聽他出頭。別的沒有法子。但是睜着眼等着這奇蹟。心裏直是講不出來的爽快。

林 你告訴我你等的奇蹟。

羅 這個你不懂得。到食堂去罷。我也就來。

(林興夫人進食堂羅喇似定奪心思點立片時旋望表)

羅 五點。到半夜還有七個鐘頭。再二十四點鐘到明日半夜。那時候

Tarantella 將演了。二十四點加

七點？一共還有三十一點鐘的命。

(赫爾馬現於左邊門口)

赫 小雲雀怎麼着了。

羅 (張手向赫奔介) 在這裏啲！

第三幕

原室室正中設桌四匝圍椅桌上點燈對過廳之門敞放如故樓上聞跳舞之

音樂

(林興夫人坐桌邊呆然翻書似欲覽讀而心神不能專注頻頻留心觀聽過廳之門)

林 (看表介) 還沒有來。時候快沒了。

萬一他不來。——(又聽介) 啊。來了。

——(趨過廳悄悄開外邊之門聞樓梯有輕輕登音小聲言介) 請

進來。誰也沒有在這兒。

柯 (在門口言)我見着你的信了。爲甚麼事呢。

林 有話要同你講。

柯 是的嗎。在這屋裏講嗎？

林 房子我雖然租了有。但是不能在
那兒會你。因爲沒有另外進出的
門。進來。就是僭們倆。老媽子通睡
了。赫爾馬夫婦都上樓上跳舞會
去了。

柯 (且進房且言)啊。赫爾馬夫婦今
日夜裏都上跳舞會去了。是的嗎

？

林 是。去了怎的。

柯 去了就去了。還有甚麼。

林 那嗎僭們紋一會子。

柯 我們倆還有話紋嗎。

林 多的很呢。

柯 我想不見得。

林 那因爲你還沒真知道我。

柯 還有甚麼要知道的。這是應當的
事。再應當也沒有了。——無情的女
人。見着好男人。把前頭男人拋掉。
你真當我是那樣無情的人嗎。你

當我那樣輕巧巧的就同你分離了。

柯 不是的嗎？

林 你當真這樣想嗎。

柯 不這樣。你爲甚麼寫那樣信給我。

林 那樣辦法不頂好嗎。既然到了不能不分離的地位。索性打斷你的癡想。豈不是很好嗎。

柯 (搓手介)原來是這樣嗎。事情起因。——都因爲錢。——

林 你該記得我家裏有無依靠的母親和兩個兄弟。我們不能張着口

等你發跡。

柯 因此你就有權力拋棄我找旁人嗎。

林 我不知道呢。我自己也時常這樣想。可沒有做錯。

柯 (更軟聲言)你背棄我的時候。我心裏好像脚下踏的地沉下去了一般。你瞧。我現在簡直是坐在難船上抱着船桅。

林 搭救的船就來了。

柯 來是已經來了。但是被你擋住了路。

林 我一點不知道呢。一直到今日都不知道我在銀行裏補的缺。就是你的。

柯 哼。那我也不追究了。但是現在知道了。你的意思可是要讓我呢。

林 不是。那並不是救你之道。

柯 噯。這就是救我。——無論怎樣要求你這樣辦。

林 但是我也知道謹慎了呢。從生活急迫上閱歷出來的。

柯 我從生活上閱歷出來不相信花言巧語。

林 那嗎。你得着很稱意的教訓了。但是實行的方面。你該相信罷。

柯 這話怎樣解說？

林 依你講。你現在不是在難船上抱着船桅嗎。

柯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這樣講。

林 我也在難船上抱着船桅。心上沒有着念的人。

柯 那是你自己隨心所好選擇的。

林 那兒有選擇的工夫。

柯 就算是這樣。那嗎。你還有甚麼講的。

林 倘若僭們倆難船上人能穀握手
到一塊。瞧是怎模樣？

柯 怎麼講！

林 如其各自抱着一根桅桿。到不如
合攏來編作筏子的好罷。

柯 柯尼司綦那！

林 你想我爲甚麼纔上城來的。

柯 難到想起我的甚麼事了嗎。

林 我不能不做事。不做事就不能活。

儘我所能記得的。我一生沒有閑
着。做事是我一件很樂的事。但是
這樣孤另另的一個人，自個兒爲

自個兒忙。那有甚麼幸福咧。尼爾
斯。請你替我訪個目的人。使我高
高興興的做事。

柯 哽。那不能穀。這不過是女人家小
說上思想。情願把自己犧牲了。

林 你瞧我像小說上的女人嗎。

柯 難到你當真——？你可知道我從
前的事。

林 知道。

柯 你可知道世上人怎樣講我。

林 但是你剛纔不講過。倘若同我在
一塊兒。必然又是個人。決不致於

像這樣。

柯 這個我很相信。

林 現在遲了嗎。

柯 柯尼司綦那、你講的一些甚麼話。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瞧你的神氣必定知道。你當真有這勇氣嗎。——

林 我也要依靠的男人。你的孩子也

要娘。你要我。我——也要你。我信賴

你的好心。同你在一塊兒。我甚麼

也沒得怕了。

柯 (捉彼之手) 謝謝你。——柯尼司綦

那、謝謝你。此後跟你學好。教世上

看看我的真面目。啊。我忘了呢。——

林 (傾耳聽介) 嚇！Tarantella 到

了。快回去。

柯 爲甚麼。你講甚麼？

林 你沒聽見樓上在跳舞嗎。把那完了。他們就要回來了。

柯 知道了知道了。就回去。但是我們

這事情做的太晚了。你還不知道

我同赫爾馬家裏的交涉呢。

林 哎。我知道啲。

柯 你既知道。還有做這件事的勇氣

嗎。——

林 人到了沒路走的時候。甚麼事情
不要做。

柯 啊。若能穀把那起事取消了。可就
好了呢。

林 能穀。——你的信還在信箱裏。

柯 的確嗎。

林 的確。可是——

柯 (視林與作探索狀) 啊！明白了。
原來你拼着甚麼都幹。搭救你的
朋友。招了罷。——那可是你的本心
不是。

林 你想女人家一回爲旁人賣了自

己身子。還能賣二遭嗎。

柯 總而言之我把信要回來。

林 不要。

柯 哎。自然要這樣。我等着赫爾馬回
來。對他講。教他還我。——就講信裏
寫的不過關於我撤差的事。——請
他不必看。——

林 不能。那封信不要回來的。好。

柯 但是你教我到這兒來。不就是爲
這件事嗎。

林 是的。起頭把我嚇了一下。但是後
來瞧他家裏有種種稀奇古怪的

事。我看不管怎麼，一切都要教赫爾馬知道才好。不能不教他們倆彼此心裏明白。這樣瞞瞞藏藏不是長久之局。

柯 那嗎你要冒險做。就這樣也好。但是有件事我就能做的！

林 (傾耳聽介) 趕快。趕快去。跳舞完了。一刻也猶豫不得了。

柯 那嗎我在街上候你。

林 好。帶我到你家去。

柯 啊。這樣幸福的事。我生平沒有過。
(柯羅格司達德由前門出去房)

外 隔過廳之門仍廠開)

林

(整理器具將自己出外衣物歸置一處) 大變動了。大變動了。依靠的人有了。幸福的家庭也可以成立了。此後非一心一意的做事不可。他們快點回來就好啦。(聽介) 啊。回來了。我要預備我的。

(林興夫人取帽子及外套聞外面赫爾馬及羅喇說話聲鑰匙迴旋聲赫爾馬進過廳強羅喇同進羅喇穿意大利服裝加黑色大披肩赫爾馬着燕尾服外加黑色罩

衣 Pomins)

羅 (在門口與赫爾瑪相爭介) 我不、

我不、我不、我不進去。我還要上樓上去。這樣早就回來。我不情願。

赫 講的好。你——！

羅 啊。好罷。再頑一點鐘。

赫 一分鐘也不行。我們怎麼約的、該記得罷。啊。進來。在這兒站着招風。

(赫爾瑪不容羅喇抗拒帶羅喇

從容進房介)

林 晚上好。

羅 柯尼司綦那！

傀儡家庭

赫 哦呀。林與夫人。你這樣晚來的嗎。

林 是的。請別見怪。我因為想瞧瞧羅喇的裝扮。

羅 你一直坐到這會候着我嗎。

林 是的。不湊巧我來的太晚。你們已經到樓上去了。又不能不瞧瞧你就回去。

赫 (為羅喇去披肩介) 那嗎。請瞧瞧。我看很有瞧的價值。漂亮罷。林與夫人？

林 是。實在漂亮。——

赫 好看罷。大家都這樣講。但是他那

九十九

羅

拗性兒又上來了。把我弄的沒奈何。你瞧我怎麼辦。簡直硬拖來了。托韋爾德、你瞧着罷。後悔的日子有呢。再多挨半點鐘就好了。你不讓我。

赫

聽！夫人你聽見了罷。就是那樣。他演 *Tarantella* 跳舞的時候滿堂喝采。可也有那樣價值。不過嫌有點兒火氣。——嚴格評起來就藝術上講。也嫌過火一點。但是那沒甚麼要緊。——總而言之大成功。主要目的就在此。後來若是白白

的坐在那兒。豈不無味的很。——不要落人家笑話嗎。我既然留了意。就不肯讓他這樣。於是我將這可愛的加波萊小姑娘挾在脇下。匆匆忙忙在屋子裏打一轉。向大眾應酬一番。回裏——小說上常講的——這體面天仙就無影無踪去了。夫人、收戲總要收得骨力乾淨才好。可是呀。但是羅喇不懂的這道理。無論你怎樣講。他也不明白。哦呀。這裏好熱。（拋罩衣於椅開門往自己房）呀。這兒沒點燈嗎。啊。

自然沒點對不住。(進房燃燭)

羅 (抑息囁嚅言) 怎麼樣了？

林 (軟聲言) 對他講了

羅 講了怎麼樣？

林 羅喇——一切你都要對你家先生

講明才好。

羅 (聲細幾不可辨) 我知道呢！

林 柯羅格司達德那方面你用不着

害怕。但是總而言之你都講出來

的好。

羅 我不講

林 你不講信上講了。

羅 柯尼司基那，多謝你關切。我也有

了主義了。哼！

赫 (轉來) 夫人，瞧過了罷。

林 是的。我要去了。

赫 怎麼就要走嗎。編的這東西是你

的嗎。

林 (取編物介) 是的。謝謝你。我不在

意就把他忘了。

赫 你編東西嗎。

林 是的。

赫 我瞧挑繡比編東西強。

林 是的嗎。爲甚麼呢。

赫 挑繡好看的多了。你瞧挑的時候。左手這樣拿着東西。右手用針老長一彎一彎的挑。不是的嗎。

林 是。是這樣。

赫 可是編東西總歸難看。你瞧——兩隻手脖子貼着脇窩。上一針下一針。——那模樣好像東方人的派調。今天晚上吃的香檳真好呢。

林 羅喇。願你晚安。別再耍皮氣了。

赫 夫人講的是好話。

林 赫爾馬先生晚安。

赫 (陪林興夫人到門口) 夫人晚安。

再會。走好了。很想送你。——可也實在沒多遠路。再會再會。(林興夫人去赫爾馬閉門赫復上) 算把他送走了。實在討厭。

羅 你不乏的很嗎。

赫 不。一點也不。

羅 不瞌睡嗎。

赫 一點也不瞌睡。反來非常精神。你

咧？像倦了要睡了呢。

羅 是。非常疲倦。就要去睡了。

赫 你瞧可是。我外莫教你再享留了。

羅 你做的事沒有不對的。

赫（親其妻之額）啊。我的雲雀一下

放乖了。你可留意蘭克今天夜裏非常快活。

羅 是的嗎？我沒得空和他談話

赫 我也沒和你多談哪。但是好久沒

見他那樣高興了。（向羅注視片頃旋走近其身旁）回到家裏來。就是僭們一雙人對坐着。心裏真舒服。你這個狐狸精。

羅 別那樣對着人瞧。

赫 我不是在瞧我的寶貝嗎。——愛寶。是我的愛寶。我一個人的。全然是

我一個占領。

羅（過桌子對面）你今日夜裏不要向我講這些話

赫（隨後跟行）我瞧你血管裏面還

在演 Tarantella 跳舞呢。那種姿態顯得你分外嫵緻。聽見罷。旁人都都動身回去了。（更軟和言羅喇——一會兒這屋裏就安靜了。但願這樣。

赫 早些安靜就好啦。我們先頭雜在

大衆隊裏簡直沒有敘話。離你老遠的。不過時常偷着瞧你一眼。你

可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實對你講罷。我心裏起了個奇想。只當我倆是祕密相愛。祕定婚約。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事。

羅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念念在我。回來的時候。我替你披肩搭在你又滑又軟的肩。上和你頸上。只當你是新媳婦。纔行過結婚式。頭

一次帶你上我家來。頭一次夫婦對坐。不雜外人。你身子一震一顫的講不出來那般美。今夜就想你想了半夜。你跳舞的時候。身子或

搖或轉。我在旁邊瞧着。一周身的血都熱的滾起來了。一越發不能忍耐。所以那樣早就帶你回來了。去。到那塊去。我不願意聽這些話。爲甚麼？啊。你戲弄我嗎！不可以。一不可以。我不是你丈夫嗎。

（外邊門橐橐有聲）

（起立介）聽見了嗎。

赫 （趨過廳且行且言）誰呀？

蘭 （在外邊）我喲。進來一下可以不

赫 （低聲煩惱狀）他幹甚麼來啊！

(大聲言) 等一下。(開門介) 請進來。你打這兒過順便進來瞧瞧嗎。好的很。

蘭 因爲好像聽見你的聲音。把我提醒了。(四顧介) 啊。這間屋子也是舊相識。你兩個人這樣親熱嗎！

赫 你在樓上也很高興的呢。

蘭 非常高興。那還不高興嗎。得幾分快活就享受幾分。總該不犯法。能快活多久快活多久好了。今天夜裏的葡萄酒真好！

赫 香檳尤其好呢。

蘭 你也留意了嗎。光景好罷。我也勉強嘗了一點。

羅 托韋爾德也喝了很多香檳呢。

蘭 是的嗎？

羅 是的。一喝香檳他就那樣高興起來了。

蘭 好啲。正經事忙了一天。破一晚上快活。不應當嗎。

赫 正經事！我却不敢以此自誇。

蘭 (敲赫肩膀介) 但是我做了正經事了。

羅 想必是科學上研究罷。先生？

蘭 是的。

赫 哦呀！羅喇講起科學研究了。

羅 恭喜你結果好罷？

蘭 通好。沒得講的。

羅 那嗎怪好呢。

蘭 極好。無論對於醫生。對於病人都好極了。——確實的好結果。

羅 (急言作探索狀) 甚麼叫確實？

蘭 已經證明確實無疑。既然研究成功。我不應當開個慶賀會嗎。

羅 是的是的。先生。

赫 我也贊成。不過請你別拘定明日

就要償這個願。

蘭 可是世間上沒有不償願就能過去的。

羅 蘭克先生。你很愛假裝跳舞嗎。

蘭 是的。扮出許多滑稽樣子。怪有趣。

羅 那嗎。下回跳舞我們倆裝扮甚麼呢。

赫 沒夠的！這會就打算下回跳舞會的事了嗎。

蘭 我和你嗎。對你講。你扮個天使模樣。

赫 好是好。但是穿甚麼衣裳才像呢。

蘭 就穿平常衣服好了。

赫 啊。好的很！你預備裝個甚麼咧。

可決定了沒有。

蘭 那早就通統決定了。

赫 甚麼呢。

蘭 下回假裝會我想裝個瞧不見的

東西。

赫 真是妙想天開。

蘭 那頂大黑帽子——你聽講過沒有。

戴了瞧不見臉的帽子。把那帽子

從頭上套下。誰也瞧不出我了。

赫 (哧笑介) 瞧不出瞧不出。

蘭 啊。我到把來這兒的事忘了呢。赫

爾馬君給我雪茄一枝。黑哈瓦拿

Dark Havanas 一枝。

赫 請用請用。(遞煙箱與蘭)

蘭 (取煙一枝剪去煙頭) 多謝。

羅 (擦蠟火柴介) 我替你點。

蘭 勞駕勞駕。

(羅喇持火柴蘭克銜雪茄湊近

燃之)

再見了。

赫 再見再見。

羅 先生、好好兒安歇。

蘭 謝你的好意。

羅 也同我講句客氣話呀。

蘭 你嗎，是了，照樣——願你好好兒安歇。並謝你點火。

(蘭克向二人點頭別去)

赫 (低聲言) 他也喝了不少老酒呢。

羅 (神志他移之態狀) 光景是罷。

(赫爾馬自衣袋中取中鑰匙一

把向過廳而去) 托韋爾德，你去

那兒幹甚麼。

赫 信箱滿了。我去開去。再不開明日

早上報來塞不進了。

羅 你今日夜裏還想做事嗎。

赫 怕是做不成了。哦呀，怎麼的，是誰

來擺治這鎖的。

羅 鎖——？

赫 一點不錯。這是怎麼回事。決不是

老媽子們幹的。——？還有弄折的

鋼筆頭在上面咧。羅喇，這筆頭像

是你的。

羅 (急言) 那嗎大約是孩子們幹的

事——

赫 下次不能教他們這樣胡鬧。哼，到

底教我開開了。(取出箱中物件

向厨所叫介) 靄蓮靄蓮。把外面燈熄了。(回房閉房門手中持信數封) 怎麼樣、你瞧、不是累了許多封嗎。(翻信介) 這是甚麼?

羅 (在窗邊) 信。嘎! 你不能了不能。名片兩張。——蘭克的。

赫 蘭克先生的嗎。

羅 (看名片介) 醫生蘭克、瞧這頂上面的東西、是纔塞進的呢。

赫 上面寫的甚麼。

羅 名字上畫了個黑十字。你瞧這不是沒有影兒的事嗎。照這個看起

來。好像是報他自己的死信。

羅 是這樣。

赫 講甚麼! 你有所聞嗎。他對你講過甚麼了嗎。

羅 是的。送這個名片來是同我們生

死永決的意思。從此他一個人關到屋子裏等死。

赫 可憐! 自然我也知道他不是久

留之客。但是這樣快法、——簡直像受了傷的野獸、連臥帶躡就逃回

洞裏藏起了。

羅 該要那樣終久是逃不了的。不則

聲不則氣的死了頂好。你想可是？

赫 他同我們長久在一塊兒的。就是

聽見他死了也不相信。他身上所有種種苦痛、種種淒涼、好像一片雲霧、遮住我們的幸福日光。這樣一來到也很好。——我想他到是這樣好些。（突然駐足介）羅喇、只怕於我們也好。從此我們倆完全剩一雙人。你對着我、我對着你了。（抱其妻介）親愛的、我心裏總懸着、沒有十分拿得穩你是我的人。

羅

赫

羅 赫

羅喇、我時常這樣想、你若遭着很危險的事、我舍棄生命一切來搭救你。那嗎、瞧是怎樣。

（掙身而脫決然言）你瞧你的信罷。

不不。今天夜裏不瞧了。要講你的事。

帶想着要死的朋友帶談嗎。

你講的也是。這件事擾亂我們心緒。令人想起我們倆中間若生出甚麼不祥的事、——死亡衰老之類。這樣思想、我們必須排了去。到那

時候我們可要各自分開了。

羅 (雙手抱其夫之頸) 你安歇罷。

赫 (親其妻之額) 小雀子你安歇罷。

好好的安歇。我去瞧信。

(赫爾馬進自己房閉房門)

羅 (瞋目四顧探找介抓赫爾馬之

罩衣搭於己身嘎聲嚷嚷一斷一

續) 再也不同他見面了。怎麼樣

也不見面了。(戴披肩介) 孩子們

也不再見面了。決計不再見了。啊。

那黑冰凍似的水！深不見底！

！他看完那封信。又是甚麼樣兒。

現在他正拿着那封信在念呢。哼。

沒有沒有。還沒有念。托韋爾德少

陪了——！孩子們你們也都好好

的——！

(羅喇由過廳外奔同時赫爾馬

拔門而出手中持已開封之信)

羅喇！

(叫介) 嘎！

這是甚麼？這信裏寫的是甚麼。

你知道不？

知道。所以我去了。讓我過去。

(攔止介) 你要往那兒去。

羅 (掙扎介) 你不必救我。

赫 (跟踉介) 真的！這信裏寫的是真的嗎。——哼哼。這樣事不會是真的。

羅 是真的。我想我既然愛你。甚麼都可以做得。

赫 哼。——別瞎扯罷。

羅 (向赫走進一步) 托韋爾德——！

赫 壞女人。你做了甚麼事。

羅 所以教你放我走。——不必救我。你也不用替我擔過。

赫 也不是唱戲呢。(下門鍵介) 你在

這兒將你所做的事——講來。你知道不。你自己做的是甚麼事。回答我呀。你可知道你自己做的是甚麼事。

羅 (凝視其夫作強硬之答辭) 是我現在纔明白透澈。

赫 (往復徘徊介) 啊。這八年中間。想起來真正可怕。——我所誇獎所喜歡的女人。——那知是個偽君子。會撒謊的。寡是這也還罷了。又是更壞更壞的罪人。——該死的東西。噫！噫！

別的。沾你這樣光。這樣對你講了。你該明白自己做的事了罷。

羅（冷靜之態度）是。

赫 照講不會有這樣事。我不信以為真。但是僭們總得講個明白。你把披肩去了。教你去了呢。柯羅格司達德那方面。自必要想個法子和解。——無論怎樣也得保守秘密。我們倆仍舊照常一樣。自然不過是外面局。你自然還在這塊。但是小孩子不能給你管教。這是不能托付你的。——咳。向我素習那樣親愛

的人講這樣話。——就是現在愛依舊是愛。可是不行了。從此幸福的問題算消滅了。不過維持殘壞局面。（鈴響赫爾馬起身介）甚麼事？這樣晚！莫非是那壞東西來了。羅喇，你藏起，就講有病。

露（羅喇跼立不動赫爾馬往開門）
（披衣立過廳言）夫人，你來信了。交給我。（奪信閉門）是他來的。不能給你。我要瞧。

羅 請瞧。
赫（在燈邊）瞧的膽子也沒了。我們

倆都壞了。你也壞了。我也壞了。哎。我非瞧不可。（急裂封讀二三行視信內之封包歡叫介）羅喇！

（羅喇駭然對赫看介）

赫 羅喇！啊！等我再瞧一遍。是是。不錯。我不要緊了。羅喇我不要緊了。

羅 我呢？

赫 你自然也不要緊了。我們倆都不要緊了。你瞧這裏。他把你的借字還給你了。信上講自己後悔。向我們謝罪。他今後得着幸福的生涯。

赫 羅 了。——不管他的事。借們是不要緊了。羅喇再沒人傷害你了。啊。羅喇羅喇——借們先把這討厭的東西毀了。再瞧一遍。——（向借字畧一瞥視）哼。不要瞧。不要瞧。這些事簡直同作夢一樣。（將借字及信兩封撕去投諸火中旁伺其燒）

赫 啊。沒了。照他信上講聖誕節夜裏就寫了。——這樣看起來。你這三天裏頭直不成味道。

羅 我這三天裏頭簡直出死力奮鬥。那也難怪。你沒有別的道兒可以

逃避這苦惱。——但是現在僭們不用想那可怕的事了。歡歡喜喜的回轉從前樣子。——事情完了。通完了。羅喇，你聽見沒有。瞧你還沒十分明白過來呢。是啲。甚麼事都沒了。啲。爲甚麼那樣愁眉哭臉的？哦。明白了。可憐我親愛的，你當我還生氣嗎。不相信我寬恕你嗎。我已經寬恕你了。賭咒發誓要寬恕你。一概都寬恕。你做的事都出於愛我的一片心思。我也知道。啲。那是真的。

赫

天下老婆愛丈夫也莫過於你。不過你所取的手段錯了。但是我決不因你有這弱點。就疏泛你。我決不是這樣人。只要你肯親近我。就行了。我願做你的顧問。做你的嚮導。我若見不到你這女性弱點。顯得你加倍可憐可愛。那嗎。我也算不得是真男子。先頭我猝然受驚。不免有幾句重言語。你可別介意。那時候我實在不成心思。彷彿世界在我耳門子下打轉似的。我寬恕你了。羅喇我寬恕你了。

羅 謝謝你。(自右邊出去)

赫 不要走！(向內窺探介)到那兒幹甚麼。

羅 (在內言)脫玩偶的衣裳。

赫 (立門口言)好。你脫罷。輕輕脫下

就是小雀子你安穩睡罷。我老闆的翅膀給你蓋住呢。(在門邊往來徘徊介)啊。真好！好個平和的家庭。羅喇！只要這樣往下去。你就安全了。你好比較老鷹抓住的鴿子。我從鷹爪子裏把你救出來。即刻使你安心。到明日就通變

了。又是一番現象了。——一切仍回復原來樣子。寬恕你的話也用不着我再提。你應該信心了。你心裏不要尋思我爲甚麼要趕你去要罵你嗎。咳。羅喇。你不知道誠實男子的胸懷。丈夫寬恕妻子的過失。——真從心底發出這片心思。他心中快慰。沒話可以比譬。這時候女人以兩重意味爲他丈夫的所。有物。可以講他是重生再世。又爲他的妻室。又爲他的孩子。今後你對我也。是這種關係。不要煩惱了。

儘管敞開胸懷。委任於我。一切我替你作主。（羅喇着常服進室側行到桌邊）哦呀。怎的。沒去睡嗎。換了衣服呢。

羅 是。剛換了。

赫 爲甚麼這樣晚！？

羅 我今天夜裏不睡了。

赫 但是你——

羅（看表介）還不大晚。你坐下罷。僭們倆要敘的話多的很呢。

（在桌邊坐下）

赫 羅喇爲甚麼事你那臉上冷冰冰

的！

羅 你坐下。我要破些時刻。有許多話要同你講呢。

（赫爾馬在對面坐下）

赫 奇怪。斗然這樣。我不懂的你是甚麼意思。

羅 就是這話了。一直到今日夜裏！你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你。哼。你別打岔。聽我講好了。我們最後的歸結。已經到了時候了。

赫 那是甚麼道理？

羅（少默之後）僭們面對面坐在這

塊。不覺得有件事奇怪嗎。

赫 甚麼事？

羅 我們結婚已經八年了。夫婦之間。彼此從沒講過一回真話。可奇怪嗎。

赫 真話！甚麼是真話。

羅 整八年。八年多。一打我們相識以來。一彼此沒有一次。對於真話。講真話。

赫 這樣講。是我煩難你。給你擔心受怕的事。教你無可奈何嗎。

羅 我沒講擔心受怕的事。我講是不

論甚麼事。咱們從沒有一直到底

講真話。

赫 可又來。你能做真話嗎。

羅 我講可是。你一點沒了解我。我一直到現在。受非常不法的待遇。開頭是我父親。其次就是你。

赫 甚麼話！你父親同我待你不法嗎！我們那樣愛你。

羅 (搖首介) 你決不是愛我。你那心思不過是藉此娛樂你自己罷了。怎的。羅喇。你講些甚麼話。

羅 是這樣啲。我在家裏時候。父親時

常把他種種的意見告訴我。我照樣遵守他的話。縱然我的意見有與他不同地方。也只好藏在心裏。因爲父親不喜歡人家同他反對。平常總叫我是他的玩偶孩子。拿我頑兒好比我拿玩偶頑兒是一樣。隨後掉到你家住了。

赫 那是怎樣講的。結婚都不知道說。

羅 (不顧赫言) 是啲。我從父親手裏移到你手裏。一切事情你愛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我隨你所好。同

你一樣。有時也假裝着那樣。到底誰對。可也不知道。——大概都有對有不對罷。如今回頭一想。我的生涯好比叫化子一樣。拿臉皮換飯吃。給你當把戲頑。你原希望這樣。你同我父親如此的坑害我。我一生枉費過了。都是你的罪。

赫 你怎的呀。羅喇。講這樣不合理不知好歹的話。你在我家難到講不幸福嗎。

羅 否。一點也不。起初到以爲幸福。那知是我誤會差了。

赫 不幸福？

羅 甚麼幸福。不過好頑兒罷了。不錯。

你平常待我是很親切。但是我們這個家。不過算是小孩兒們的遊戲室。在這家裏。我算是你的玩偶妻子。同在父親家裏做他玩偶孩子是一般樣。輪到我的孩子。又是我的玩偶。你同我頑兒有趣。同孩子們喜歡我同他頑兒是一樣。我們的結婚就是那。

赫 你講的雖然過於誇張。却也有幾分道理。但是從今以後。要改變樣

子。頑的時代已經過了。現在到了

教育的時代了。

羅 教育那個？是我還是孩子？

赫 都要。

羅 你沒有這力量能夠教導我出來

爲你適意的老婆。

赫 你講這樣話嗎。

羅 那嗎。我——你瞧我足以教育孩子

們嗎。

赫 羅喇！

羅 你剛纔不講過嗎。孩子們是不能

托付我的。

赫 那不過是一時興奮之言。你還放

在心上幹甚麼。

羅 哎。孩子們本不能托付我。——你講的原不錯。這種問題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現放着別的問題先要解決。——我要教育我自己。你從中幫助是無用。得我自個兒着手做。所以我現在要別你去了！

赫 (愕然跳起介) 講甚麼。——甚麼意思。——

羅 要理解我自己和我周圍的社會。我必須完全一個人立在世上。所

以我不能同你在一塊。

赫 羅喇！羅喇！

羅 我就要走。今日夜裏柯尼司綦那那塊總能住一宿。

赫 你瘋了。我不許你這樣。禁止你這樣。

羅 到現在還講禁止。那中用嗎。我自己的東西我帶了去。你的東西一樣不受。此後也一概不要你照管。

赫 真顛了。

羅 明日我回家去。

赫 回家去！

羅 回我們家鄉謀事業總該容易些。

赫 像你這樣漫無經驗。——

羅 就爲沒經驗纔要操養經驗。

赫 拋了家，拋了丈夫，拋了孩子，一溜煙就走。沒想想世上人要怎樣議論。

羅 願不得那些了。我只知道想做的事非做不可。

赫 話也講盡頭了。你這樣做法，你能舍棄你的神聖義務嗎？

羅 甚麼是我的神聖義務？

赫 這還要問我嗎？對於丈夫對於孩

子的義務。

羅 我另外有我的義務。一樣神聖。

赫 那能有這樣事情。甚麼義務。你講。

羅 對於我自身的義務。

赫 旁的且慢講。第一你爲人之妻爲人之母。

羅 那我也不能相信了。須知我是人類。同你一樣。——要完我爲人的資格。我知道世上人的意見。大概同你一樣。書上也是那樣講。但是從今以後。我對於一般人的議論。書上的教訓。都不能滿足。非要自己

攷究。自己證明不可。

赫 你沒證明你在家庭所處的地位嗎。對於這問題。你沒有正確的嚮導嗎。你沒有宗教嗎。

羅 托韋爾德、宗教是怎麼件東西。我不十分了然呢。

赫 你怎麼講。

羅 我除了行信禮時候。聽牧師講的話。而外。甚麼也不知道。牧師講。宗教是這樣。是那樣子。等我離了這塊。獨身一個人的時候。也將這件事研究研究。牧師講的話。到是對不

對。在我自己看。宗教到是對是不對。

赫 驚人之談！若是宗教不能引導你。待我問問你的良心瞧。——我想你多少也有幾分道德心。難到你連良心都沒有嗎。

羅 啊。這是很難的問題。我實在不知道。——拿這件事問我。我好比在汪洋大海裏。簡直定不出方位來。我所能對你講的。不過我的思想與你全然不同。再者法律也全然不同乎我想的。這種法律。我不能相

信他正當。因爲他規定婦人家沒有權力憐恤要死的老子。沒有權力搭救丈夫的性命。所以不能相信。

赫 簡直是小孩兒口吻。你不明白你自己住的社會。

羅 是。我是不明白。此後要用心致究社會和我——到底那個正當。非決定下子不可。

赫 羅喇，你病了。得了熱病了。多半是糊塗了。

羅 我從來沒有像今日夜裏清楚明

白。

赫 你那樣清楚明白拋棄丈夫拋棄孩子嗎。

羅 是的。

赫 那嗎。解說道兒只剩一條了。

羅 甚麼咧。

赫 你不愛我了。

羅 不愛了。這乃是要點。

赫 羅喇，你能這樣講法嗎。

羅 托韋爾德，實在對你不起。你平常待我那樣親切。但是沒有法兒想。我不愛你了。

赫 (強自鎮攝)你心裏定規了嗎。

羅 定規了。就因為定規了。纔急於要離開這兒。

赫 那嗎、可能索性對我講明、我何以失了你的愛。

羅 可以。我講給你聽。就因為今日夜裏沒見着奇蹟。這時候我才知道你不是我所想的那樣人。

赫 再講明白些。我不懂得。

羅 我苦苦忍耐等了這八年了。自然因為深知道那樣奇蹟不是常行能有的。今日夜裏出了大亂子。把

我嚇煞。心裏十分相信「這一下奇蹟可要來了。」自己對自己這

樣講。當柯羅格司達德的信還在信箱時候。我沒想到你會屈從他的。要脅。我估量你對他要講「把這事情公布出來好了。」回裏——這樣辦法、不把自己老婆的名字辱沒完了嗎。

羅 我估量你要挺身出來擔領一切。宣言「罪人是我」

赫 羅喇！

羅 你的意思可是講我決不受你這

羅

幾百萬的女子都因為這樣供人犧牲的。

赫

羅喇，我爲你晝夜奔忙也是樂意的。——我爲你悲愁貧困都能忍耐的。——但是無論怎樣愛你，肯爲你犧牲，祇是一件。男子是不肯把名譽供人犧牲的。

羅 赫

家犧牲了。

啊，你所想的所講的都是孩子氣。那也未可知。可是像你這種人。我是不能與他同處。等你的凶險過了。——不是我的你自己的。——再沒得怕了。——你心裏同沒事的一樣。我照舊做你的雲雀。做你的玩偶。——欺我軟弱。將來待我更要加倍利害呢。（起立介）托韋爾德，我那時猛然清醒過來。這八年裏我同不知不識的路人住在一起。爲他養三個孩子。想起來真可憫。——恨

不得把自己身子撕爛！

赫

（悲痛狀）明白了。我們倆中間，已經生出深淵，隔在兩下。但是羅喇，

這深淵可能想法子把他填起呢。

現在的我，不能做你的老婆了。

羅

我有能力把我自己改變個人出

赫

來。

那也未可知。——等你的玩偶同你

羅

離開之後。

離開。——同你離開呀！不行。羅喇

赫

不行。我不能作這樣思想。

（進右邊室）沒有法子。道理充足

羅

甚麼樣事都能有。

（羅喇攜出外衣物及旅用小革箱出置之椅上）

羅喇羅喇。現在不要。等到明日再

走。

赫

（且穿外套且言）我不能在不知

羅

不識的路人家裏過這一夜。

赫

咱們算是兄妹。留你住一宿。行不

羅

行呢。

赫

（且戴帽且言）這不是能長遠的

羅

事。你也知道。少陪了。托韋爾德，不

赫

孩子們那裏我不去了。有妥當人

羅

赫

領他比我好的多。我現在於他們毫無用處。

赫 但是羅喇異日！

羅 那怎生知道連我自己此後怎樣我也沒着想。

赫 但是無論到幾時。你總是我的妻室。

羅 你聽了！妻子脫離了丈夫的家像我現在做法。在法律上丈夫對於妻子所有義務一概脫卸。總而言之。我將你的義務通脫卸了。願你此後也同我一樣自由。彼此都

沒有絲毫拘束。這是你的戒指。拿我的給我。

赫 戒指也要拿去嗎。

羅 也要拿去。

赫 咳。你拿去。

羅 好。事情完了。鑰匙都在這兒。家務事情。老媽子都能料理。比我還強。明日我動身之後。柯尼司綦那來這兒替我檢理東西。託他隨後給我送去。

赫 完了完了。羅喇。你無論怎樣也不再想我了嗎。

羅 你的事孩子們的事，這家裏的事，

我都時常要想的。

赫 可許我通信呢。

羅 那萬萬不可。

赫 但是我不能不寄給你！

羅 甚麼都不能不能。

赫 萬一用着的時候我不能不幫你。

羅 講不能就不能呢。不知不識的路

人。我甚麼也不要他的。

羅 喇，從此我們就不能生路人以

上的關係嗎。

羅 (取旅行革箱介) 托韋爾德，除非

見着真正奇蹟。纔能有這樣事。

赫 甚麼叫作真正奇蹟？

羅 我們倆都全改變了。——哎。我也不

相信甚麼奇蹟了。

赫 我相信。我們要全改變。——

羅 兩人要爲真正的結婚。少陪。(羅

喇出去)

赫 (嗒然坐門邊椅上以手握面) 羅

喇！羅喇！(向室內四顧起立

介) 沒有人在去了。(一希望憬

之) 啊。奇蹟奇蹟！？(聞下面

閉門之巨聲)

終